
05120

序

憶丱角時聞人誦桃花扇傳奇後序輒從傳錄既而得傳奇讀之喜其所隸明事多與乎四所聞於父師者胥合則益喜誦是叙及長讀明史乃知傳奇之纂組浩博雖於勝國掌故舊聞不為無據而其排比牽合之際則胥不能盡繩以事寔者是在傳奇之體固然無足怪也因取鏡菴之序覆讀則其依文起議固不能盡脫傳奇所緣起而其閒

不無左袒寧南或致譏辭於史
太傅則尤有未當乎是非之公
者蓋其時史館之寶書未出而
野史稗乘言人人殊又故明門
戶積習或未能以遽革則作者
敘者採摭之偶疏固亦言不足

怪者也粵庭閭客近乃取是敘
而註之博徵載籍詳引史傳既
極該洽矣而於其書法文義之
未協者咸一一考訂而潤色焉
不遠數千里郵以示予予秉燭
發緘讀之徹曙凡予夙所未安

者莫不肯以發子覆而表太傅之孤忠斥寧南之跋扈尤三致意焉甚矣是註之先得我心其所裨於操觚家而肯補於名數者不少也夫操觚家得徧讀明史者蓋亦鮮矣其寡聞之憾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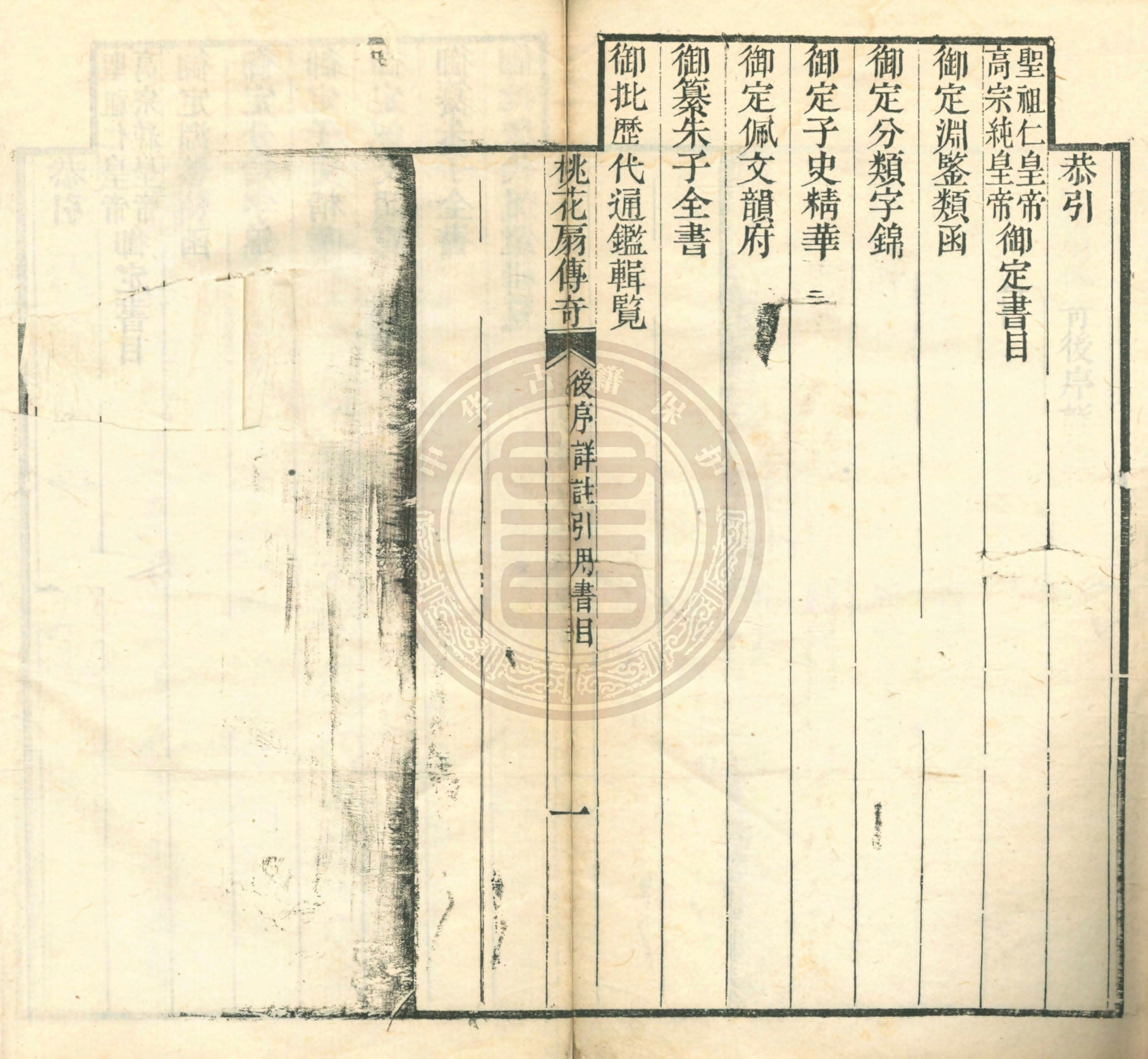
余注四者當夫豈少則是註之作又烏可已哉嘉慶己亥陽月之吉暢園居士撰

弁言

予年十六始學駢體讀吳鏡菴桃花扇傳奇後序悅之思援筆為注而家無藏書弗能從事者經三十四年乙亥春仲閒庭無事罨靜花館友人忽談及之因思邇來蓄書頗

多易酬宿願爰為釋之均按原書詳細採錄不敢杜撰一字且於序中之立言失體援引不切措詞無據者皆更易焉注成付諸剞劂以公同好云

嘉慶丙子夏至前三日花庭閒客自識於浣蘭軒



恭引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御定書目

御定淵鑑類函

御定分類字錦

御定子史精華

御定佩文韻府

御纂朱子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桃花扇傳奇後序詳註

引用書目

易經　書經
詩經　周禮
左傳　禮記
論語　孟子
爾雅　公羊傳
山海經　焦贛易林

申培詩說　詩大序
春秋感精符　衛湜禮記集說
程子周易著傳　朱子詩經集傳
張揖埤雅　陸佃埤雅
孔氏家語　呂氏春秋
楚辭　吳越春秋
老子道德經　莊子南華經
關尹子　淮南鴻烈解

司馬遷史記　班固前漢書
范蔚宗後漢書　陳壽三國志
房喬等晉書　沈約宋書
姚思廉梁書　姚思廉陳書
魏收魏書　李百藥北齊書
魏徵等隋書　李延壽南史
李延壽北史　劉昫等舊唐書
宋祁等新唐書　歐陽修新五代史
托克托等宋史　托克托等金史
宋濂等元史　張廷玉等明史
史記正義　史記索隱
荀悅漢紀　漢武故事
伶元飛燕外傳　韋昭吳錄
吳均西京雜記　常璩華陽國志
李肇國史補　羅泌路史
陸游南唐書　錢士升南宋書

宋季三朝政要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
王幼學資治通鑑綱目集覽　二十一史約編
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　張三異明史彈詞
陸賈新語　揚雄方言
劉向說苑　劉向列仙傳
班固白虎通義　應劭風俗通義
孔鮒孔叢子　許慎說文
劉熙釋名　鍾嶸詩品

葛洪抱朴子　葛洪神仙傳
張華博物志　王嘉拾遺記
劉義慶世說新語　劉義慶幽明錄
崔豹古今注　馬縞中華古今注
吳均續齊諧記　任昉述異記
宗懍荊楚歲時記　酈道元水經注
三輔黃圖　樂府古題要解
周興嗣千字文　彤管集

昭明文選　昭明文選六臣註
王通元經　王通中說
李靖衛公問對　杜佑通典
唐百官志　朝野僉載
張說虬髯客傳　曹鄴梅妃傳
蔣防霍小玉傳　白居易六帖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孟棨本事詩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歐陽修歸田錄
李昌齡樂善錄　趙令時侯鯖錄
李復言續幽明錄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陳槱負暄雜錄　孫光憲北夢瑣言
蔡絛鐵圍山叢談　沈括夢溪筆談
張君房雲笈七籤　陸游老學菴筆記
吳處厚青箱雜記　賈似道蟋蟀經
王直方詩話　誠齋詩話
青瑣高議　陳曜文天中記

焦林大斗記　辛氏三秦記
伊席夫嫏嬛記　何良俊語林
陶宗儀輟耕錄　陶宗儀書史會要
屠隆考槃餘事　張東海集
劉元卿賢奕篇　春風堂隨筆
郎瑛七修類稿　六朝叢話
愼微篇　異聞錄
巽錄　瑣語
古史考　綏寇未刻編
陸圻冥報錄　通史志
格物志　統要
錦繡萬花谷　緗素雜記
王士禎分甘餘話　查爲仁蓮坡詩話
麗情集　感舊集
天地全圖注　遣愁集
一統志　步天歌

陸應陽廣輿記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
名勝志
徐筠水志
南畿志
江南常州府志
金陵圖考
郡城紀勝
余懷板橋雜記
唐詩紀事
仙佛奇踪
釋道宣高僧傳
釋普濟五燈會元
僧觀肇維摩詰經註
法華經
楞嚴經

羯摩經
涅槃經
度人經
玉京經
隱丹經
靈寶本元經
太上大霄琅書經
天隱子
玉篇
正誤
正韻
集韻
增韻
韻會
古今樂錄
古詩鏡

賈誼長沙集　司馬相如長卿集
董仲舒膠西集　劉向中壘集
揚雄子雲集　班彪叔皮集
班固孟堅集　張衡平子集
蔡邕中郎集　魏文帝集
魏陳思王集　阮瑀元瑜集
阮籍步兵集　嵇康中散集
鍾會司徒集　杜預征南集

潘岳安仁集　左思太冲集
陸機平原集　陸雲清河集
成公綏子安集　張協景陽集
陶潛靖節集　鮑照參軍集
謝惠連法曹集　王融寧明集
梁武帝集　梁簡文帝集
梁元帝集　江淹醴陵集
徐陵僕射集　魏收特進集

庾信開府集　王褒司空集
唐明皇帝集　則天皇后金輪集
徐賢妃集　虞世南文懿集
楊炯盈川集　王勃子安集
盧照鄰昇之集　駱賓王駱丞集
崔湜澄瀾集　杜審言必簡集
李適侍郎集　陳子昂拾遺集
張說燕公集　王維右丞集

祖詠洛陽集　李頎東川集
王昌齡江寧集　劉長卿隨州集
顏真卿魯公集　孟浩然襄陽集
李白供奉集　岑參嘉州集
杜甫少陵集　賈至幼隣集
元結次山集　獨孤及至之集
戴叔倫幼公集　王建仲初集
權德輿文公集　楊巨源景山集

韓愈昌黎集　劉禹錫賓客集
孟郊東野集　張籍司業集
元稹微之集　白居易香山集
杜牧樊川集　温庭鈞飛卿集
許渾丁卯集　李商隱義山集
薛逢陶臣集　趙嘏渭南集
馬戴虞臣集　賈島長江集
劉滄蘊靈集　曹鄴桂州集
許棠文化集　陸龜蒙魯望集
司空圖表聖集　方干元英集
韓偓冬郎集　吳融唐英集
歐陽修文忠集　梅堯臣宛陵集
秦觀淮海集　王令廣陵集
蘇軾東坡集　蘇轍欒城集
晁冲之具茨集　黃庭堅山谷集
程俱北山集　范成大石湖集

陸游劍南集　楊萬里誠齋集
趙師秀清苑集　徐璣二薇亭集
真德秀西山集　劉克莊後村集
戴復古石屏集　黃庚月屋漫稿
文天祥文山集　劉因靜修集
袁桷清容居士集　馬祖常石田集
宋无翠寒集　柳貫待制集
陳高不繫舟漁集　陳基夷白齋稿

吳澄草廬集　陳旅安雅堂集
劉基誠意伯集　高啟青邱集
胥襄辟疆園集　毛奇齡西河集
吳偉業梅村集　侯方域壯悔堂集
邵長蘅青門集　孫元晏咏古詩
褚載詩句　文苑英華
明詩綜　晏殊珠玉詞
歐陽修六一詞　蘇軾東坡詞

引用書目終

桃花扇傳奇後序

過客衣冠依稀優孟。郵亭宮闕髣髴梨園。歎輸局之稽延。鶯花
一歲。笑偏方之寄息。萍水三朝。原作上二句。覽南渡之興亡。笑東遷之聚散。夫明福王之竊據
暫時。豈宋高宗周平王比哉。儗人不倫。語且失體。故易之。爲古擔憂。有意撾罵曹之鼓。因人
抱忿。無方擊甕賈之椎。往事雖陳。情焉能已。舊人猶在。吾未如
何。於是譜敘兒女私恩。表一段溫柔佳話。紀述君臣公案。發千
秋成敗奇聞。蓋以馬史班書。賞雅而弗能賞俗。搜神博異。信耳
而未必信心。所以許劭之評。託彼吳歈越調。董狐之筆。付諸桓

笛嬴簫。此桃花扇傳奇所由作也。嗟夫。烈皇殉國。歷在申年。闖
逆攻都。春當辰月。欃森彗指。原作海飛山走。按。揚雄劇秦美新。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也。昭
明文選六臣註。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也。又按。述異記。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石。遠望若
人泣蓋是也。周武王謂周公曰。桀爲不道。山走石泣。明莊烈帝。時逢陽九。宵旰憂勤。勵精求治。奈所用皆亡國之臣。無可如何。
身殉社稷。豈夏桀秦二世無道亡國比耶。措詞不當。故改之。跳出十八孩兒。軸覆樞翻。逼死
九重天子。鼎湖龍去。弓墜烏號。灞岸輿來。籠徵象齒。原作鐵脛鵰張。刀揮
素質。按。鐵脛。見後漢書光武帝紀。與銅馬。大彤。高湖。重連。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皆一時羣賊
別號。單舉鐵脛。未免掛漏。且與鼎湖不對。鵰張。見三國志孫堅列傳。語張溫曰。董卓不怖罪。而鵰張大語。請以召不時至。陳軍

法斬之。王幼學資治通鑑綱目集覽鳴張。如鳴梟惡鳥之張大與鐵脛二字。生捏不貫。刀揮素質。見魏文帝建安自序。丕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霜。刀身劍鋏。名曰素質。與上鐵脛鳴張。又不甚貫。文雜而句拙。因鬭賊責賊。與黃巢淘物相類。引而改之。鳳闕鸞臺之火赤焰形天螭階麟閣之尸紅流赭地薊門兵燹絕無原廟殘甎建業人烟幸保陪京剩土噫嘻漢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僅重耳之尚在以致奸頑乘釁窺神器而包禍心詭譎同謀立新君而居奇貨珪桐剪葉封神廟之親孫璃樹生枝迎福藩之嫡子千官擁戴氣象南陽萬姓歡呼風流東晉詎意黃袍加於身上天子無愁碧璽列於几前寡人好色譬如勾踐未奮志於嘗胆卧薪荒比東昏只留意於徵歌選舞小憐大捨豔叢白玉床前花蕊梅精嬌簇黃金屋裏月姊進長生之藥枕上飛仙麻姑貢不老之丹杯中樂聖以致六千君子縮頸逡巡八百諸侯抽身退避臙脂古井仍投珠翠之妃結綺高樓又上弋寻之士奇可傳者斯其一也至於隕業圖新原作帝業惟新今改沙堤望重棄基待振原作皇圖再造今改晝省權尊隻手擎天須體認安劉周勃孤忠捧日務摹倣復楚包胥孰不思江左夷吾經綸嶽嶽人皆望禁中李牧。

功烈錚錚。爾乃獻値衰微。政全由卓。原作元改靖康。政全歸檜。按靖康乃宋欽宗年號。高宗之用秦檜。自紹興元年始。比儗不倫。引典又錯。故改之。僖耽嬉戲。權盡歸田。原作位登靈武。梟未誅楊。明福王豈唐肅宗比耶。故改之。玉帛金繒。宰嚭則苞苴弗却。刖騶湯鑊。廣漢則鈎距偏多。指鹿隨心。元老合稱爲長樂。鬭蛩得意。華堂應號以半閒。孫武子之兵。書用在春燈謎裏。李藥師之陣法。藏諸袴子襠中。截狗續貂。市井屠沽而濫貴。燔羊爛胃。庖厨奴隸而升郎。天下童謠。王與馬共。人間仙路。院挈劉行。以致王氣全消。無煩金厭。國風盡變。但有民訛。野日荒荒。不見旌旗戰鼓。江流泯泯。

惟聞蘆荻漁歌。奇可傳者又其一也。若夫仰治求安。原作勘亂勤王。立言失體。將須一德。奮威揚武。兵始輸忠。魏挫吳鋒。李典與張遼并力。原作晉剪蘇氛。溫嶠連士行並討。今改移下句。晉清蘇孽。太真協陶侃偕征。原作唐清史孽。子儀協光弼偕征。按郭子儀與李光弼。分兵各討。適會而合耳。非若李典張遼之同心拒敵。溫嶠陶侃之合議連兵也。故改之。賈寇同載而言歡。漢方復盛。廉藺負荊而任咎。趙乃稱強。豈期北鎮跳梁。鮮內靖外寧之志。南藩跋扈。多氣陵威脅之心。原作上脅下僉。語無典據。且欠穩。改之。裴中立之久亡。誰平淮蔡。孫安國之不作。孰貶桓溫。坐位閒爭年庚。恃長客兵。弗讓流寇。偏容鈴閣督師懦似慈

悲佛子。轅門魁帥勸如和解調人。原作和事先生未見典據。且裁對不工整改之。不圖批亢擣虛。原作掃穴搗巢。未見典據。改之。疾趨於子午谷去。祗能縱剽肆掠。轉騷向丁卯橋來。眼看豺虎縱橫。重關怕敂。敂叩同。原作中原怕救。是時李自成遁入西安。非中原也。引用不切改之。坐擁貔貅護衛。雄鎮偷安。以致白鷺芳洲。魚潛水靜。烏衣舊巷。燕去堂空。江草萋萋。人作揚州之夢。山雲黯黯。天消蔣阜之魂。奇可傳者又其一也。惟是君王遊豫。親問蛙鳴。宰相遨嬉。原作閒嬉哉。對不整改之。官能犬吠。出師上表。內無蜀國之卧龍。拜將登壇。外少隋家之擒虎。乃不圖三公子作東林後勁。五秀才為復社前驅。聚論秉公。竟蹈覆巢之李燮。儒林抗節。致追奏

疏之陳東。悲楊左之銜冤。全翻逆案。原作楊左幽冤。重典舊案。今改。等周雷之觸禍。幾罹淫刑。原作荊襄積憤。特舉新旗。彼時左良玉鎮守荊襄。舉新旗者。言其稱兵東下也。按左良玉前已見於論將段。南藩跋扈二句。其稱兵東下也。後又見於廟堂錯亂段。一藩恚恨二句。此段係彙敘諸徽人之志節。不應夾入此句橫亙於中。因取殺周鑣雷縯祚事。改之。柳敬亭評話游民。原作徽丁。未見典據。改之。投誅惡鋤奸之檄。原作清惡未見典據。改之。蘇崑生歌謳賤士。甦亂軍死帥之骸。狎客歸山。丁繼之效徐伯珍之潔。原作抱雷海清之慟。此儗不倫。立言失體。改之。書商破產。蔡益所擔孔文舉之辛。藍田叔身隱畫師。引領蛾眉而入道。卞

玉京名逃樂部。掉轉螓首而修真之數人者。境實卑微。志堅嶽瀆。品雖高邁。位陋泥沙。挹彼風標。似聽足音於空谷。揭斯氣節允當底柱於頹波。奇可傳者。又其一也。嗚呼。當是時也。臨傾廣厦。一木何支。待斃膏肓。九還莫救。世事如此。對風景以奚堪。天運可知。望川原而欲涕。爰有夷門望族。梁苑畸人。慨琴劍之飄零。孤踪白下。憫陝川之蹂躪。原作感鄉關之梗塞。是時李自成在陝。張獻忠入蜀。河南安靜無事。立言不切。改之。滿地黃巾。懷晉悼齊。原作恨晉愁梁。未見典據。改之。暫拭南冠之泣。嘲風咏月。原作嘯月。未見典據。改之。聊追北里之歡。恰遇香君。實爲尤物。遂爾

握巫峰之暮雨。攜洛浦之晴雲。三四千里之星娥。朱絲繫足。二十八字之月老。素箋盟心。百寶箱中。珍藏便面。原作攝面。非。攝面者。面鑷也。與扇何涉。雙鉤簾下。鑒賞聚頭。所謂摺疊雖輕。才子投一時之贈。咏題甚重。麗人定百歲之情焉。其奈文章憎達。旣落第於吳宮。適值兵牒求援。則從戎於洛水。遠入蓮花之幕。郎是參軍。獨登楊柳之樓。妾爲思婦。感時撫景。慘淡吟詩。覩物懷人。淒涼玩扇。籠藏袖裏。原作籠隨袖口。未見典據。改之。弗捨撲蝴蝶之風。鬟近裊腰。留待殉鴛鴦之塚。紅粉於房中。計日正自含愁。青衣於樓下。催粧忽令改

志。緣以中堂薦美。驅象而送向蛇吞。亦因開府覓姬。釣鯉而歐由獺祭。香君則氷凝作骨。日出當心。不樂求凰。寧甘打鴨。擲去香囊之聘。弗愛彼琵琶珠衫。罵回油壁之車。徒駕到轔轔繡轂。而且粧崩墜馬。金投約指於樓窻。髻壞盤龍。玉觸搔頭於柱礎。舞非如意。鄧夫人（原作孫夫人。非。）血滴眉尖。傷豈飛刀。韋娘子紅淋額角。遂致扇似團圓明月。灑來幾點流星。詩如李杜文章。迸起一層光焰矣。時則豪強難忤。猿亡而必致魚殃。委曲求全。桃僵而何妨李代。麗娘惜女。竟以身充香女。離娘惟餘影對梨花雲裡。

傷魂只有夢懷人。（原作只夢以懷人。以字與下句愁字不對。故改之。）燕子樓中。啼眼更無愁似我。乃有石城舊令。粉署閒曹。竊將點口之脂。分來染扇。借用畫眉之筆。暫以描花。趙合德裾上津華。變作元都嫩蕊。薛靈芸壺中唾色。化成度索蟠根。扇喚桃花。歌臺（原作歌場。未見典據。改之。）曾有紅叨人面。畫苑所稀矣。詎知節屆靈辰。貴介賞鍾山雪景。渡名桃葉。名姬（原作羣姬。未見典據。且與貴介不對。改之。）奏玉樹歌聲。（原作新聲。與下新婦字複。改之。）錦席既張。香君與侍。命如斯薄。誰不畏丞相天威。情有所鍾。儂已作使君新婦。不覺頰潮紅暈。忿忿而言。眉蹙青顰。申申以詈。

熱雖炙手危如燕雀之堂焰縱熏天醜是麒麟之楦女灌夫詞鋒怒挺原作雌正平唇槍大動語粗無典據且與罵曹句複因援馮贄南部烟花記隋煬帝稱吳絳仙爲女相如例改之滿座俱驚活林甫腹劍陰藏當場反怨休休相度不居殺歌妓之名隱隱奸謀但唆入樂伶之選嗣後虬壺聽漏寂寂長門蟬鬢驚秋淒淒永巷昭陽日影樹頭空盼盡寒鴉御苑溝流葉上又難通錦字懸憶天涯夫壻兩櫛風餐自憐殿角嬋娟花臞月冷原作月損未見典據改之無何洪河失守記室從間道逃歸文社重聯鉤黨陷圜扉禁錮罰以驢之拔擲光祿則快意私讎歎其麟也

傷鋤廷尉則酸心清議乃若張金吾者受詔捕囚下吳導伏牀之淚棄官避罪識遍明解組之機遁跡棲霞學仙辟穀置是非於弗問付榮辱於罔聞矣哀哉廟堂錯亂擾擾如棋將相顛狂紛紛似瘧幽拘太子誰爲世上江充輔轢元妃忍作朝中孟德獨有一藩恚恨欲來內靖於苗劉其如三鎮糊塗反去外防於韓馬原作韓岳式左良玉之藉口清君側誅馬阮倘不死於九江定有桓溫朱全忠舉動豈可比諸岳飛韓世忠耶方之韓遂馬騰討李傕郭汜庶幾似之壁壘之長槍大劍未分誰弱誰強坂磯之快馬輕刀總屬自屠自戮江南撤守人歎城空淮北乘虛兵從天

降灰釘乞命公輔則鳥已焚巢原作犬急亡家雖係諢語乃詆孔子之言馬士英阮大鋮豈可比耶組馬隨營國王則魚難脫網原作與櫬蒙塵帝王則魚難漏網青衣變服不用降書白馬隨營何須啣璧等句按與櫬蒙塵四字夾雜不貫且與啣璧句復青衣句引用不切立言皆失體故删改之以致猛將自裁於虎帳轍亂旗靡大星忽落於鶂舟冰消瓦解原作大星先落於樓船戈拋甲棄語混入左良玉死於九江甚見夾雜按明史黃得功佩刀坐小舟督八總兵出迎敵劉良佐已先歸命沿岸招降得功怒斥之忽飛矢中其喉左得功知事不可為乃棄佩刀拔矢刺吭死於小舟中非樓船也改之拋戈抱馬秣陵差比車師原作圍城掘鼠廣陵莫比雎陽按明史乙酉正月史可法軍缺餉四月二十日大清兵至揚州明日總兵李棲鳳等拔營出降越二日城破史可法死之我

大清應天順人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入南京日馬步兵降者二十三萬何嘗有圍城掘鼠之事引典不切立言失體改之投水鼇魚汨羅郎同胥浦景華螢火絕不見腐草之光芳樂香塵那復有金蓮之步三百年豐功盛德蟻夢槐柯十五陵剩水殘山蜃滃海市乾坤板蕩無一個社稷之臣風雨漂搖餘幾許林泉之客如斯而已豈不哀哉更賴有白髮禮生失其姓字黃冠道士會現宰官見陌上之銅駝鼻酸舊國聞山中之謝豹腸斷先王於以村戶醵錢追薦中元之節仙壇酹酒仰招上界之魂麥飯一盂權抵作當年鼎鼐菜羹半鉢聊充為今夕犧牲追及殉

難忠臣。死綏厲鬼。光昭四表。趨蹌黼座於青宸。籙陟三清。扈從鑾輿於碧落。是日也。雲迷谷暗。鐘鼓伐而聲淒。沙走江喧。鐃磬敲而音慘。神威赫奕。顯劍佩於雲衢。奸魄駭奔。碎頭顱於瘴嶺。觀者如堵。伊誰無警戒之心。拜者若癡。彼皆有皈依之志。豈料羣雞立鶴。來逃獄之青衿。飛鳥依人。識出宮之紅袖。士曰獄槐抱痛。命在如絲。女曰宮柳牽心。骨幾化石。喁喁私語。訴別後之參商。刺刺長言。遇當前之牛女。張道士則厲聲叱咤。正色申明。國破家亡。試問君親安在。才貪色戀。仍諧夫婦何爲。苦海茫茫。

放下屠刀而證佛。愛河滾滾。拋開蟬殼而登仙。香君則毀短命之花。碎宮紈於落地。侯生則登回頭之岸。悟世網於俄時。從茲石榻翻經。花香繞磬。鈎籠採藥。嵐氣侵衣。洵足奇焉。故可傳也。悲夫。卦爻當剝。萬物乖張。劫火成灰。羣倫緯繣。綱常正氣。泯滅於臺閣簪纓。俠義高風。培養於漁樵脂粉。不分褒貶。誰復知筆墨森嚴。略別旌懲。世還有心肝戒慎。亂曰。君原聖裔。藉此寓德言文政之科。僕本侯家。能不動隆替升沉之感。

桃花扇者。孔稼部東塘先生所編之傳奇也。乃故明(宏)光朝

侯方域

君臣將相之實事。以東京才子侯朝宗。南京名妓李香君。作一部針線。他如畫師書賈狎客娼家。諸卑賤人。翻有義俠貞固。正爲顯達之馬阮。下對症鍼砭耳

北平吳穆鏡菴氏識

桃花扇傳奇後序詳註卷一

花庭閒客編輯

北平 吳 穆 鏡菴

孔稼部桃花扇傳奇後序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子孫著聞者傳尚任字聘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璠有傳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幸魯尚任以監生同舉人尚鉁充講書官釋奠之後

聖祖御詩禮堂尚任進講大學聖經尚鉁進講易繫辭

聖祖諭大學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着不拘例

議用又

命尚任尚鉁同衍聖公毓圻等導

駕徧覽先聖遺蹟

廻鑾授尚任等國子監博士明年奉

命從刑部侍郎孫在豐疏濬黃河海口後以部議停止仍還朝三十三年遷戶部主事尋陞員外郎三十八年以事休致回里尚任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諳祖庭典故嘗患闕里舊志未備廣搜博採別撰新志二十四卷他所著有岸塘文集湖海詩集會

心錄。節序同風錄。行於世。○〔查爲仁蓮坡詩話〕孔東塘學博
尙任。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間
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與長生殿盛行
於時。德州田山薑。鐵嶺陳于王。宋牧仲中丞。皆有題詞。〔按〕東
塘。又字季重。其作桃花扇傳奇也。蓋嫉明福王之潛據偏隅。抗逆
天命。而又信用權奸。沉湎酒色。僅及一載。旋致滅亡。愈以見
天之歸命於我
大清也。因取侯朝宗李香君之事。譜爲傳奇。隱括江南君臣昏闇情形。
以貽萬古笑柄。北平吳鏡菴爲作後序。文甚工麗。坿傳於世云。

過客衣冠依稀優孟

〔前漢書昌邑王列傳〕察往來過客。○〔元結無爲洞口詩〕令人
悔作衣冠客。○〔江淹赤虹賦〕依稀不常。○〔史記滑稽列傳〕優
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又〕楚相孫
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
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
優孟與言。〔又〕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
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又〕楚

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
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
敖不如自殺〔又〕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
四百戶

郵亭宮闕髣髴梨園

前漢書黃霸列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
〔註〕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館驛矣
〇〔廣韻〕郵驛也〇〔增韻〕馬傳曰置步傳曰郵〇〔焦氏易林〕師

之囷卦天宮列宿五神所舍宮闕堅固君安其居〇〔釋名〕宮
穹也屋見垣上穹窿然也〔又〕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
〇〔楚辭悲回風篇〕存髣髴而不見兮〇〔新唐書禮樂志〕第十
二〔元〕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
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曰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
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

歎輸局之稽延鶯花一歲

〔張說虬鬚客傳〕衛公李靖〔又〕偕〔又〕虬髯與一道士〔又〕俱謁劉

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旁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〇[三國志吳書呂蒙列傳]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又]南陽鄧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又]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又]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

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〇[劉克莊哭孫季蕃詩]每歲鶯花要主盟一生風月最關情[按]甲申五月壬寅福王自立於南京乙酉五月己丑

大清兵渡江辛卯夜福王出走丙申

大清兵至南京丙午執福王僭號止一歲

笑偏方之寄息萍水三朝

[新唐書高儉列傳]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〇[北史儒林權會列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〇

王勃滕王閣序萍水相逢○阮籍咏懷詩第七十一首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三峽謠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爲古躭憂有意撾罵曹之鼓

後漢書禰衡列傳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尙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又惟善魯國孔融又融亦深愛其才又上疏薦之又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閲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通史志岑牟鼓角士胄也鄭元註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韻會躞集韻音燮音牒小步貌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因宣操區區

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人騎送之。〇〔三國志魏書武帝本紀〕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又〕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又〕年二十。舉孝廉為郎。〔又〕興平

二年。〔又〕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又〕建安十三年。〔又〕夏六月。以公為丞相。〔又〕十八年。〔又〕策命公為魏公。〔又〕曰。〔又〕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

又君之功也廼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尙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共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光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又〕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又〕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爲魏公〔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又〕二十一年〔又〕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又〕二十五年春正月〔又〕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元年，即帝以操爲兗州牧之次年。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曹操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冬十月，又曹操自爲司空。○四月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八年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十九年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又十一月，魏公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爲王。○二十二年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二十四年魏王操號其夫人爲王后。○二十五年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薨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爲丞相冀州牧。又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按魏武征討之功雖不少，魏武僭竊之罪亦不輕，故分別錄之。

因人抱忿無方擊斃賈之椎。

宋史陳宜中列傳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又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卽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刦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

附錄宋史賈似道列傳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曹會其姊

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卽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勑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大可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郞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爲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

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卽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爲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喜陸壑代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歸追兵至問曰何爲

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啟開慶初元憲宗皇帝自將征蜀元世祖皇帝時以皇弟攻鄂州元帥烏特哩哈達［宋史］作兀良哈䚟今改由雲南入交阯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卽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元軍中

詩稱臣輸歲幣不從會元憲宗皇帝晏駕於釣魚山合州守
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
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
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
殺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
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
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
兵以屬江閫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爲潛欲殺已銜之且
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啟爲太子潛

又不可帝已積怒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
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啟貶潛循州盡逐其
黨人高達在圍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
曰巍巾者何能爲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
門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呵之曰宣撫在何敢爾曹世雄向
士璧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覈諸兵費
世雄士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知其

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大元世

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眞州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置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爲遊讌。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第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跡。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有奉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爲功。皆繆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及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

復以楮錢作銀關行之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湧楮益賤秋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韋皆上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辯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令京尹劉良貴捃摭以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

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甫塟理宗卽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朝節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

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卽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
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
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决於館客
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
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
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
則屛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爲似道破壞殆盡吏爭
納賄賂求美職其求爲師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
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涕泣留之不從令六日
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
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
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
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
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鬭蟋蟀
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

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塟矣發其塜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何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妃爲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

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塲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爲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

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
煥大以爲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謬以大捷奏然不知
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皆
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
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
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大元兵破鄂大學諸生亦羣言
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
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

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至吉安
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
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黃柑遺丞
相巴延（舊作伯顏）俾宋京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
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
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
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出
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

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月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爲惡語謾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季可陳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尙居揚不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黃鏞王應麟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爲露布逐之監

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爲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合
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
來嘔惡。況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還録
黃。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黃鏞亦言之。皆
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及
監察御史俞浙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爲高州團練使。循州
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
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
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

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
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
不能對。嶸叟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
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棉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
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
死何憾。拉殺之。按似道貶吳潛於循州。令武人劉宗申毒殺
之。憾高達曹世雄向士璧之輕己。令呂文德
逼世雄死。殺士璧。高達廢置不用。憤而降元。劉整亦懼而降
元。以呂文德弟文煥知襄陽府。文德卒。以其壻范文虎典禁

兵。文煥後亦叛。以襄陽降元。范文虎出知安慶府亦降元。陳宜中初附似道得登政府。見似道敗。乃殺韓震以掩惡。後至福州捕鄭虎臣斃於獄。事帝㬎。黠顯元兵至。宜中夜遁。後奉益王昰。黠是與陸秀夫不合。謫秀夫。益王播遷至廣。元兵襲之。王欲航海。宜中請先往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逃去不返

往事雖陳情焉能已舊人猶在吾未如何

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往事思來者〇書盤庚上亦惟圖任舊人共政〇劉禹錫與歌者何戡詩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於是譜敘兒女私恩表一段溫柔佳話

鍾嶸詩品晉司空張華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疎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〇後漢書蘇章列傳今夕與故人飲者私恩也〇伶元飛燕外傳飛燕緣主家大力得入宮召幸其姑妹樊嫕音翳順為承光司帝者又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幸簿嫕上簿嫕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卽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

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嫕爲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韈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嫕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妒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宜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嫕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嫕諷后曰上久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耶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嫕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嫕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嫕鮫文萬金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音接予〔前漢書註〕顏師古曰言接幸於上妤美稱

〔戴復古題趙庶可山臺詩〕他日傳佳話

紀述君臣公案發千秋成敗奇聞

〔戴復古訪慧林寺僧詩〕一段現成公案在請君判斷要分明

○李陵與蘇武詩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前漢書司馬遷列傳稽其成敗興壞之紀○蘇轍上韓太尉書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

蓋以馬史班書賞雅而弗能賞俗

後漢書班彪列傳孝武之世大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又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班

固列傳彪卒○又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又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按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班彪字叔皮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隋書經籍志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

搜神博異信耳而未必信心
晉書干寶列傳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又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小說類谷神子博異志三卷

所以許劭之評託彼吳歈越調
三國志蜀書許靖列傳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後漢書許劭列傳許劭字子將又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楚辭招魂篇吳歈蔡謳註歈謳皆歌也○庾信哀江南賦吳歈越吟○新唐書禮樂志第

十二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爲七商

董狐之筆付諸桓笛嬴簫

左傳宣公二年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文天祥正氣歌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晉書桓伊列傳

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按桓伊字叔夏譙國銍人也時以破苻堅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名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

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此桃花扇傳奇所由作也

陶宗儀輟耕錄唐有傳奇宋有戲曲諢詞小說金有院本雜劇傳奇者唐裴硎所著小說也

嗟夫烈皇殉國歷在申年

明史莊烈帝本紀崇禎十七年三月乙巳賊犯京師京營兵潰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內城陷帝崩於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御書衣襟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數十人丙辰賊遷帝后梓宮於昌平昌平人啟田貴妃墓以葬明亡是年夏四月我

大清兵破賊於山海關五月入京師以帝禮改葬令臣民爲服喪三日諡曰莊烈愍皇帝○恭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目錄第一百十六卷起甲申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

闖逆攻都春當辰月。

明史流賊李自成列傳李自成米脂人又崇禎元年陝西大饑延綏缺餉固原兵刼州庫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州賊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等一時並起有安塞馬賊高迎祥者自成舅也與饑民王大梁聚衆應之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又七年自成乃與兄子過往從迎祥與張獻忠等合號闖將又九年孫傳庭新除陝西巡撫銳意滅賊秋七月禽迎祥於盩厔獻俘闕下磔死於是賊黨乃推自成爲闖王矣又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燬昌平總兵官李守鑅死之始賊欲偵京師虛實往往陰遣人輦重貨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諸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數千里立馳報及抵昌平兵部發騎探賊賊輒勾之降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京師猶不知也十七日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俄頃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悉降賊京師久乏餉乘陴者少益以內侍

內侍專守城事百司不敢問十八日賊攻益急自成駐彰義
門遣降賊太監杜勳縋入見帝求禪位帝怒叱之下詔親征
日暝太監曹化淳啟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烽火
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歸乾清宮令送太子及永
王定王於戚臣周奎田宏遇第劍擊長公主趣皇后自盡十
九日天未明皇城不守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
書衣襟爲遺詔以帛自縊於山亭帝遂崩太監王承恩縊於
側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駮馬入承天門○〔禮記月令〕季春之

月〔註〕此紀辰月之候
欃槍彗指跳出十八孩兒
〔史記正義〕天欃者在西南長四丈銳京房云天欃爲真赤地
千里枯骨籍籍〔又〕天彗者一名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
寸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
西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見則兵起
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明史流賊李自成列傳〕牛金
星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上讖記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

大悅○異錄明初有十八子之讖又云十八孩兒天上生成化中有李龍子者結一中官入宮中謀不軌事發伏誅識者以宋太祖取李淳風舊本亂其次第李繼朱者乃李亞子繼朱梁之讖然相傳崇禎甲申南京乾淸宮陷忽現一碑上有云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攪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在皇極京城擾則又知亡明之爲闖也

軸覆樞翻逼死九重天子

博物志崑崙山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元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錯〇晉書天文志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〇步天歌紫微垣 中宮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珠第三之星庶子居第一號曰爲太子四爲後宮五天樞按此以北辰爲天樞〇晉書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璿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

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步天歌紫微垣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星第四名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名○按此以北斗第一星爲樞也○楚辭天問篇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朱子註圜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天地全圖註第一重宗動天第二重二十八宿天第三重土星天第四重木星天第五重火星天第六重日輪天第

七重水星天第八重金星天第九重月輪天○宋玉九辯君之門兮九重朱子註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溫庭筠會昌丙寅豐歲歌

九重天子調天下

鼎湖龍去弓墜烏號

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

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古史考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烏烏乃號呼而去取長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烏號之弓

灞岸輿來籠徵象齒

宋書謝靈運列傳論仲宣灞岸之篇○新唐書黃巢列傳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五百奉帝趨咸陽又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

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外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又甫數日因大掠縛箠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跣而驅○明史流賊李自成列傳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羣賊爭戲侮爲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百官慴伏不敢動又大學士陳演勸進不許又召見朝官自成南嚮坐牛金

星劉宗敏宋企郊等左右雜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職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紹陽楊觀光等無不汚受僞命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其餘勳戚文武諸臣周奎 朱純臣 陳演 魏藻德等共八百餘人送宗敏等營中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藻德遇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爲若主今求死不得又賊徵諸勳戚大臣金金足輒殺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鳳闕鸞臺之火赤焰彤天

前漢書郊祀志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戸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張衡西京賦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薛綜註謂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焉○新唐書百官志註垂拱元年改門下省曰鸞臺○岑參經火山詩赤焰燒邊雲

螭階麟閣之尸紅流赭地

新唐書百官志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

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筆濡墨。皆即坳處。時號螭頭。○【前漢書蘇建列傳】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註】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爲名。○【杜佑通典】天授初改祕書省爲麟閣。○【史記樂書天馬歌】霑赤汗兮沫流赭。

薊門兵燹。絕無原廟殘磚。

【陸應陽廣輿記直隸順天府古蹟】舊燕城。府治西南。遼金故都也。薊邱。舊燕城西北。即古薊門。銅馬門。舊燕城東南。即古薊城門。○【許氏說文】燹。火也。从火豩聲。穌典切。【正韻】音銑。○【前漢書叔孫通列傳】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註】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建業人烟。幸保陪京剩土。

廣輿記江南江寧府建置沿革江寧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楚威王置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秦始皇改曰秣陵。屬鄣郡。漢屬丹陽。吳自京口徙都於此。曰建業。晉曰建康。東晉曰丹陽。宋齊梁皆都此。隋平陳郡廢。改曰蔣州。唐曰江寧。曰昇州。宋曰建康。元曰集慶。明興遂定鼎於此。曰應天。

國朝爲江寧府。○李白蜀道難詩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張衡南郡賦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

按陪京謂洛陽也。

噫嘻漢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僅重耳之尚在。

錢士升南宋書高宗本紀建炎元年四月丁卯。是夕張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自是垂簾聽政。甲戌皇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時金人伐宋。徽欽二宗北狩。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

中原之無統。姑命舊弼以臨朝。謂張邦昌作僞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自謂也。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慨思運數之屯。忍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坐。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高宗時爲康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用底丕平。爰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通鑑】後漢世祖光武皇帝。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生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莽末起兵。復興漢室。乃即帝位。○【史記晉世家】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左傳僖

公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以致奸頑乘釁。窺神器而包禍心。

前漢書叙傳班彪王命論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奪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註 李奇曰。神器帝王賞罰之柄也。○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

詭譎同謀。立新君而居奇貨。

史記呂不韋列傳 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又 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又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又 是為莊襄王。又 以呂不韋為

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珪桐剪葉封神廟之親孫璚樹生枝迎福藩之嫡子

史記晉世家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楚辭離騷經折瓊枝以繼佩洪興祖補註璚樹生崑崙流沙濱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明史諸王列傳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無子王

妃生長子是爲光宗次常溆一歲殤常洵次之母鄭貴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外疑貴妃謀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竄謫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厭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爲太子而封常洵爲福王○明史流賊李自成列傳崇禎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營卒勾賊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王世子由崧裸而逃○明史諸王列傳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襲封帝親擇宮中寶玉帶賜之明年三月京師失守由崧與潞王常淓俱避賊至淮安四月鳳陽總督馬士

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稱監國以兵部尚書史可法戸部尚書高宏圖及士英俱爲大學士士英仍督鳳陽軍務壬寅自立於南京僞號宏光史可法督師江北召士英入分淮揚鳳廬爲四鎭以總兵官黄得功劉良佐劉澤淸高傑領之

千官擁戴氣象南陽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賔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當興李氏爲輔

萬姓歡呼風流東晉

通鑑晉紀中宗元皇帝帝名睿宣帝之曾孫瑯邪恭王覲之子年十五嗣王位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鎭建業長安不守始稱晉王愍帝遇害乃卽位於江左○王通元經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正月帝卽位傳帝於三月卽帝位經書正月卽帝位者西祚已盡東晉首新○晉書王濛列傳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杜牧潤州詩大抵南朝多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

詎意黃袍加於身上天子無愁

〔宋史太祖本紀〕世宗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爲點檢世宗不豫還京師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以代永德恭帝卽位改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七年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爲天子或止之衆不聽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刄列於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卽掖太祖乘馬〔按〕太祖本紀只稱黃衣。黃袍二字見石守信列傳。一日有以黃袍加汝之身句。〔北齊書後主本紀〕後主名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又〕性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

碧璽列於几前寡人好色

〔晉書輿服志〕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

皇藍田玉璽螭獸紐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

譬如勾踐未奮志於嘗膽卧薪。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耶。〔按〕勾踐事實詳見於左傳國語公羊穀梁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韓非子淮南子墨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苑新書新論等書惟史記吳越春秋載嘗膽事其卧薪事諸書皆不載不知向來何以相沿並用俟考。○〔賈誼陳政事疏〕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

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按〕闖賊親殺福王而飲其血又逼莊烈帝殉社稷君父之讐豈僅勾踐比哉乃置之不論可謂全無心肝。

荒比東昏只留意於徵歌選舞。

〔南史齊廢帝本紀〕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又〕帝在東宮便好弄〔又〕日夜於後堂戲馬鼓譟爲樂〔又〕拜潘氏爲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箔帽執七寶縛矟〔又〕宮人皆露褌著綠絲屩。○〔李白宮中行樂詞〕選伎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明史諸王列傳〕由崧性闇弱耽於酒色聲

伎○恭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阮大鋮嘗以烏絲闌寫已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宮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小憐大捨豔叢白玉牀前

北史齊后妃列傳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陳書后妃列傳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恭詳故老云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璧帶往往爲黃金釭含藍田璧明珠

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
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
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簟
綠熊席○李白口號吳王美人半醉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姑
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

花蕊梅精嬌簇黃金屋裏

陶宗儀輟耕錄蜀王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
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翾輕也或以爲姓費氏則誤
矣○蔡絛鐵圍山叢談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

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遊燕
淫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途遭害焉
及孟氏再有蜀傳至其子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費氏作宮
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
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而昶遂死昌陵亦惑之嘗進毒
屢爲患不能禁大宗在晉邸時數數諫昌陵而未果去一日
兄弟相與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正擬

射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曹鄴梅妃傳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越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

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

又後上與妃鬭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漢武故事帝爲膠東王方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其女曰阿嬌好否帝笑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月姊進長生之藥枕上飛僊

春秋感精符人君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李商隱聖女祠詩星娥一去後月姊更來無○老子道德經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註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

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晉書哀帝本紀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龜兹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温温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名爲遊仙枕

麻姑貢不老之丹杯中樂聖

葛洪神仙傳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又令人相訪又麻姑又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

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采耀目不可名狀○焦氏易林臨卦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孟啓本事詩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酒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三國志魏書徐邈列傳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

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
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以致六千君子縮頸逡巡

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太子註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史記龜策列傳宋元王二年江

中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又王急使人問而求之又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又衛平對曰又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欲急去也○賈誼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八百諸侯抽身退避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又是時諸

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蘇軾次李頎秀才畫山兩軸見寄仍有詩原韻雲泉勸我早抽身。○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退三舍避之。

臙脂古井仍投朱翠之妃。

陳書後主本紀三年春正月又己卯鎮東大將軍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又甲申又賀若弼進攻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於石子岡任忠出降於擒虎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而入又後主聞兵至從宮人十餘。

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袁憲侍側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又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乃得入焉及夜爲隋軍所執。○陳書后妃列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又性聰慧甚被寵遇又愛傾後宮又及隋軍陷臺城妃與後主俱入於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牓於青溪中橋。○南畿志景陽井在臺城內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舊傳闌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臙脂痕名臙脂井又名辱井。○孫元晏咏結綺閣詩一千朱翠同居此爭奈恩多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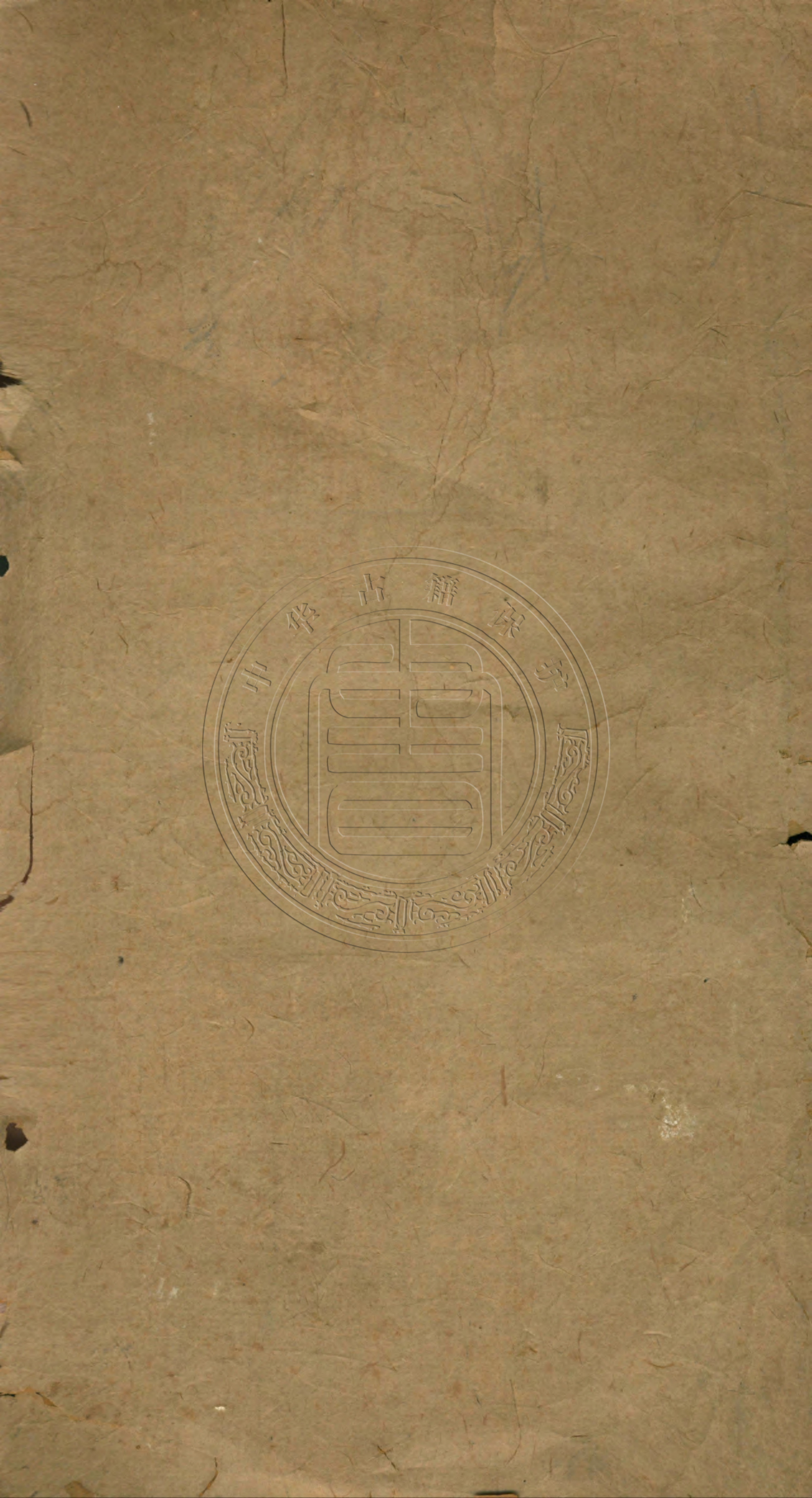
麗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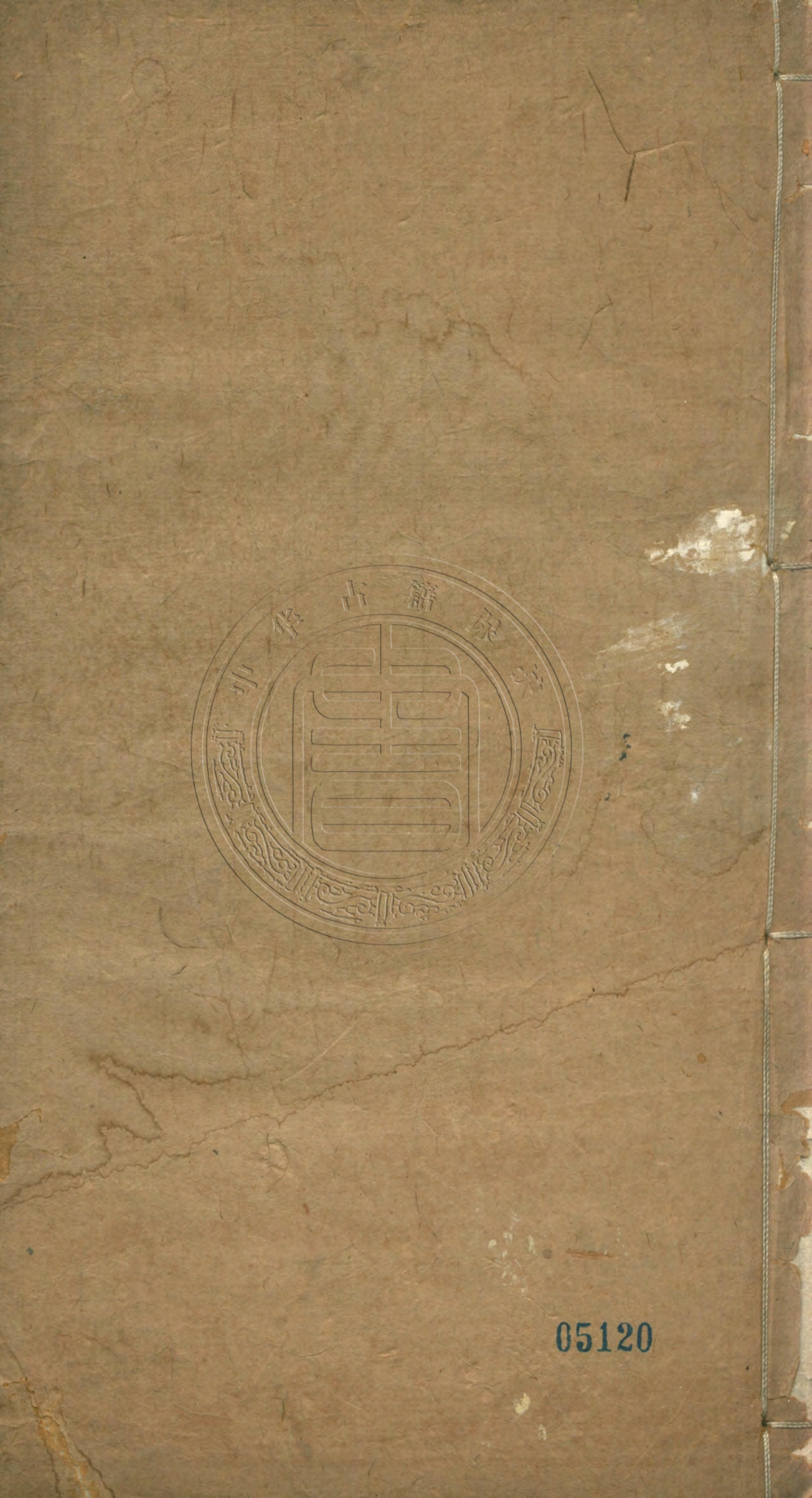
結綺高樓。又上戈矛之士。

陳書后妃列傳史臣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叅詳故老云至德二年。乃於光照殿前起臨風結綺望仙三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窻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沉檀香木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植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風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詩秦風無衣篇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奇可傳者斯其一也。

桃花扇傳奇後序詳註卷一終




中华古籍保护
05120

桃花扇傳奇後序詳註卷二

花庭閒客編輯

至於隕業。圖新沙堤望重。

〔荀悅漢紀序〕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李肇國史補〕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號曰沙堤。

棄基待振。畫省權尊。

〔書大誥〕予有後弗棄基。○〔漢官儀〕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列士。重行書贊。○〔杜甫秋興第二首〕畫省香爐違伏枕。

隻手擎天。須體認安劉周勃。

〔吳處厚青箱雜記〕丞相劉公沆。皇祐初出領豫章。有小孤山詩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石聳千尋勢。波流四面痕。江湖中作鎭。風浪裏蟠根。平地安然者。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公有宰相器。未幾參大政。遂正鼎席。○〔史記絳侯周勃列傳〕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又〕勃爲人木强敦厚。高帝以勃可屬大事。〔又〕孝惠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

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史記高祖本紀］上曰［又］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

孤忠捧日務摹倣復楚包胥

［三國志魏書程昱列傳裴松之註］魏書曰昱少時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三國志魏書程昱列傳］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鄄城范東阿不動［又］卒完三城以待太祖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終當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上日更名昱也○［陳基送謝叅軍詩］丹心期捧日赤手欲擎天○［左傳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孰不思江左夷吾經綸嶽嶽

［晉書王導列傳］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

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晉書溫嶠列傳於是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前漢書朱雲列傳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人皆望禁中李牧功烈錚錚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又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旣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新唐書畢諴列傳黨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後漢書劉

盆子列傳〕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又〕琅邪人樊崇起兵〔又〕立盆子爲帝〔又〕光武〔又〕自將幸宜陽〔又〕盆子將百萬衆降〔又〕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爾乃獻值衰微政全由卓

〔後漢書孝獻帝本紀〕孝獻皇帝名協靈帝中子也〔又〕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爲勃海王徙封陳留王〇〔三國志魏書董卓列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又〕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軍〔又〕遷中郎將〔又〕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斄鄉侯徵爲并州牧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

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又〕卓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惟在卓〔又〕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宏)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僖就嬉戲權盡歸田

〔新唐書僖宗本紀〕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諱儇懿宗第五子也○〔新唐書田令孜列傳〕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卽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又〕帝冲騃喜鬬鵞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鬬鵞一鵞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狎昵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巨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閩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

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怠玩既所在盜
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沓貪相
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

玉帛金繒宰嚭則苞苴弗却

〔左傳莊公二十四年〕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〇〔宋史食貨志〕外無金繒之遺〇〔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又〕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又〕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又〕吳

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又〕卒赦越罷兵而歸〇〔劉向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盈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

耶。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食問人者陳澔註苞者包裹魚肉之屬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也

刖黥湯鑊廣漢則鉤距偏多

許氏說文刖絕也从刀月聲本作䟣斷足也。又黥黑刑在面。周禮秋官司刑墨罪五百註先刻其面而以墨窒之。韻會鑊音矱。前漢書刑法志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註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烹人也。韓愈孟郊城南聯句德孕厚生植恩稀完刖黥。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前漢書趙廣漢列傳趙廣漢字

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又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又廣漢爲人强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註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

指鹿隨心元老合稱爲長樂

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子胡亥爲二世皇帝。又趙高爲丞相又
三年又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
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
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
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詩小雅采芑篇方叔元老註元大也
。五代史馮道列傳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
爲叅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
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

侍郎充翰林學士又莊宗遇弑明宗即位又拜道端明殿學
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明
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
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又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
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
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又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又
耶律德光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
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

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鎭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又〕然道視其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如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鬪蛩得意華堂應號以半閒

〔按此二句用賈似道襄陽圍急尙與羣妾踞地鬪蟋蟀事〔註〕見甃賈之推句賈似道列傳中〕○〔負暄雜錄〕鬪蛩之戲始於天寶間○〔賈似道蟋蟀經〕天下有不容盡之物君子有獨好之理獨促織曰蛬曰蟋蟀曰寒蛩曰吟蛩曰靑蛩不一其名或在壁或在戶或在宇或在牀下因時而有感○〔成公綏蜘蛛賦〕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宋季三朝政要〕賈似道旣占湖山之勝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於其中

孫武子之兵書用在春燈謎裏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三年吳將伐楚未行文伍子胥深知王意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僻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前漢書藝文志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伎

○石巢傳奇二種春燈謎一名十錯認燕子箋俱阮大鋮作

新唐書李靖列傳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李衛公問對

李藥師之陣法藏諸袴子襠中

太宗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文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者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又〕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法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爲號耳〔又〕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也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兵不習此五者豈可臨敵

哉兵詭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名也○〔晉書阮籍列傳〕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又〕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又〕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

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按]傳奇評語。袴子襠阮大鋮所居。今其地以人廢矣。

截狗續貂。市井屠沽而濫貴。

[晉書趙王倫列傳]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又]僭卽帝位。[又]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爛羊爛胃。庖厨奴隷而升郎。

[後漢書劉聖公列傳]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又]王莽末。[又]新市人王匡。王鳳。[又]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又]進攻隨縣。未能下。平林人陳牧。廖湛。[又]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又]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又]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於。[註]諸於。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

關內侯〇明史馬士英列傳阮大鋮附張縉彦以本兵首從賊賊敗縉彦竄歸河南自言集義勇收復列城即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便宜行事其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其官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〇二十一史約編福王時開事例賣官鬻爵南京人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於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

天下童謠王與馬共

左傳僖公五年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〇戴侗曰歌必有度曲節謠則搖曳永誦之兒童皆能爲故有童謠也〇晉書王敦列傳帝初鎭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人間仙路阮挈劉行

酈道元水經註昔費長房爲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退同入此壺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會而返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〇仙佛奇踪劉晨剡縣人漢永平

中與阮肇入天台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渴甚望山上有桃實共取食之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顧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懽然如舊曰來何晚耶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命侍女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持桃笑曰賀汝壻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百鳥啼喧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至此遂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尋覓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明史馬

士英列傳阮大鋮附馬士英貴陽人萬歷四十四年與懷寧阮大鋮同中會試又三年士英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餽遺朝貴爲鎭守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尋流寓南京時大鋮名挂逆案失職久廢以避流賊至與士英相結

甚歡。大鋮機敏猾賊。有才藻。天啓初由行人擢給事中。以憂
歸。同邑左光斗爲御史有聲。大鋮倚爲重。四年春吏科都給
事中缺。大鋮次當遷。光斗招之。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以
察典近。大鋮輕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鋮至。使補工科。大
鋮心恨。陰結中璫。寢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鋮名。即
得請。大鋮自是附魏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爲死友。
造百官圖。因文煥達諸忠賢。然畏東林攻。已未一月遽請急
歸。而大中掌吏科。大鋮憤甚。私謂所親曰。我猶善歸。未知左

氏何如耳。已而楊左諸人獄死。大鋮對客詡詡自矜。尋召爲
太常少卿。至都。事忠賢極謹。而陰慮其不足恃。每進謁。輒厚
賄忠賢閽人。還其刺。居數月復乞歸。忠賢既誅。大鋮函兩疏
示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爲言。謂天啓四年
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
以東林。傳語維垣。若時局大變。上劾崔魏疏。脫未定。則上合
算疏。會維垣方並指東林崔魏爲邪黨。與編修倪元璐相詆。
得大鋮疏。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崇禎元年。起光祿卿。御

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明年定逆案論贖徒爲民終莊烈帝世廢斥十七年鬱鬱不得志流寇逼皖大鋮避居南京頗招納游俠爲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周延儒內召大鋮輦金錢要之維揚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謬爲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鋮沉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別字也延儒許之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袞薦士英才延儒從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盧鳳等處軍務永城人劉超者天啟中以征安邦彥功積官至四川遵義總兵官坐罪免數營復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超請募土寇協擊乃用爲保定總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憚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殺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據城反巡撫王漢討之被殺帝乃命士英偕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官陳永福進討明年四月圍其城連戰賊屢挫築長圍困之超

官貴州時與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佯許之超出見不
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
親信遂就縛獻俘於朝磔死時流寇充斥士英捍禦數有功
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帝崩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而
福王由崧潞王常淓俱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
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
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
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

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遊說時士
英督師盧鳳獨以爲不可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高
杰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公致書於叅贊機務兵部
尚書史可法言倫序親賢無如福王可法意未決及廷臣集
議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盧鳳擁
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當王
監國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得之可法折以勳臣無入
閣例孔昭乃訟言我不可士英何不可於是進士英東閣大

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與可法及戶部尚書
高宏圖並命士英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慍令高杰劉澤清等
疏趣可法督師淮陽而士英留輔政仍掌兵部權震中外尋
論定策功加太子太師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叙江北歷
年戰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廕子如前十二
月進少師明年進太保當是時中原郡縣盡失高傑死睢州
諸鎮權侔無統左良玉擁兵上流跋扈有異志而士英爲人
貪鄙無遠畧復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初

可法宏圖及姜曰廣張愼言等皆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
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有詔廣搜人材獨言逆案不可輕
議士英令孔昭及侯湯國祚伯趙之龍等攻愼言去之而薦
大鋮知兵初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京師陷中
貴人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爲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
危貴妃福王者俾備言於王以潛傾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
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爲白其附璫
贊導無實迹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陳三要

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愼行魏大中左光
斗且指大中爲大逆於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
侯常延齡等並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召士英爲大鋮奏辨
力攻曰廣大器益募宗室統鑕建安王統鍡輩連疏交攻而
以大學士高宏圖爲御史時嘗詆東林必當右已乃言宏圖
素知臣者宏圖則言先帝欽定逆案一書不可擅改士英與
爭宏圖因乞罷士英意稍折遲廻月餘用安遠侯柳祚昌薦

中旨起大鋮兵部添註右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殺大中
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
病世道大鋮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有旨切責未幾
大鋮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尋轉左侍郎明年二月進本
部尚書右副都御史仍閱江防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高宏
圖徐石麟皆與士英齟齬先後罷歸士英獨握大柄內倚中
官田成輩外結勳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鎭將劉良佐劉
澤清等而一聽大鋮計盡起逆案中楊維垣虞廷陛郭如闇
周昌晉虞大復徐復揚陳以瑞吳孔嘉其死者悉予贈䘏而

與張捷唐世濟等比若張振孫袁宏勳劉光斗皆得罪先朝
復寘言路爲爪牙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至士英
身掌中樞一無籌畫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爲務按馬士英阮大鋮事實散
見序中宜分錄之
以致王氣全消無煩金厭
劉禹錫西塞山懷古詩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金厭見上建業人烟句
國風盡變但有民訛

詩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
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朱子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
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
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
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
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
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

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詩小雅正月篇民之訛言○玉篇訛與譌同僞也

野日荒荒不見旌旗戰鼓江流泯泯惟聞蘆荻漁歌

杜甫漫成詩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淸○李白猛虎行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劉禹錫西塞山懷古詩從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王勃上巳浮江宴序漁歌互起

奇可傳者又其一也

若夫仰治求安將須一德奮威揚武兵始輸忠

前漢書嚴助列傳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陸機豪士賦序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書咸有一德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三國志蜀書郤正列傳謀夫演畧武士奮威○書泰誓中我武惟揚○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

魏挫吳鋒李典與張遼并力

三國志魏書李典列傳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張遼列

傳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〇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敎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〇李典列傳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其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

晉清蘇峻太眞協陶侃偕征

晉書溫嶠列傳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〇蘇峻列傳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〇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〇大破之〇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戸〇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〇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

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任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兎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

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陶侃列傳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又〕以功封柴桑侯〔又〕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又〕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埸外吏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

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又）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

賈寇同載而言歡漢方復盛

後漢書賈復列傳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寇恂列傳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又）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又）拜潁川太守（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

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

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廉藺負荆而任咎。趙乃稱强。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又〕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又〕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又〕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又〕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又〕謂秦王曰。〔又〕秦强而趙弱。〔又〕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又〕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又〕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

又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

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

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毎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又〕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豈期北鎭跳梁。鮮內靖外寧之志。

〔白居易問秋光詩〕殷卿領北鎭。崔尹開南幕。〔莊子秋水篇〕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蝌蚪。莫吾能若也。〔左傳僖公二十七年〕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左傳成公十六年〕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以憂○明史高傑列傳高傑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同起爲
盜崇禎七年閏八月總督陳奇瑜遣叅將賀人龍救隴州被
圍大困自成令傑遺書約人龍反不報使者歸先見傑後見
自成比圍兩月不拔自成心疑傑遣別部將往代傑歸守營
自成妻邢氏趫武多智掌軍貲每日支粮仗傑過氏營分合
符驗氏偉傑貌與之通恐自成覺謀歸降次年八月遂竊邢
氏來歸洪承疇以付人龍使其遊擊孫守法挾以破賊取立
效爲信自是傑常隸人龍麾下十三年張獻忠敗於瑪瑙山
竄與歸界上傑隨人龍及副將李國奇大敗之鹽井十五年

人龍以罪誅命傑爲實授遊擊十月陝西總督孫傳庭至南
陽自成與羅汝才西行迎之傳庭以傑與魯某爲先鋒遇於
塚頭大戰敗賊追奔六十里汝才見自成敗來救遠出官軍
後後軍左勷望見賊怖而先奔衆軍皆奔遂大潰傑所亡失
獨少十六年進副總兵與總兵白廣恩爲軍鋒兩皆副將也
廣恩鷙驁素不奉約束而傑尤凶暴朝廷以傑爲自成所切
齒故命隸傳庭辦賊九月從傳庭克寶豐復郟縣時官軍乘

勝深入乏食。降將李際遇迎賊。自成帥精騎大至。傳庭問計於諸將。傑請戰。廣恩不可。傳庭以廣恩爲怯。廣恩不懌。引所部遁去。官軍接戰陷伏中。傑登嶺山望之曰。不可支矣。亦麾衆退。軍遂大奔。死者數萬。廣恩走汝州。不救。傑乃隨傳庭走河北。已而自山西渡河。轉入潼關。廣恩已先至。十一月。自成攻關。廣恩力戰。而傑怨廣恩以寶豐之敗不救也。亦擁衆不肯救。廣恩戰敗。關遂破。傳庭被殺。自成破西安。據之。傑北走延安。賊將李過追傑。傑東走宜川。河冰適合。遂渡入蒲津以守。賊至冰解。不得渡。乃免。廣恩既敗走固原。爲賊將追及。遂以城降。十七年。進傑總兵。帝令總督李化熙率傑兵馳救山西。而蒲州平陽已陷久。傑退至澤州。沿途大掠。賊遂薄太原。京師陷。傑南走。福王封傑興平伯。列於四鎮。領揚州。駐城外。傑因欲入城。揚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廂村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騄推官湯來賀堅守月餘。傑知不可攻。意稍怠。閣部史可法議以瓜州予傑。乃止。九月。命傑移駐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西討徐州土賊程繼

孔被擒至京師乘李自成之亂逃歸十二月傑擒斬之加太
子少傅廕一子世襲錦衣僉事初傑伏兵要擊黃得功於土
橋得功幾不免兩鎮遂相仇怨事見得功傳傑爭揚州時可
法頗爲所窘至是傑感可法忠與謀恢復議調得功與劉澤
淸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歸開且瞰宛洛荆襄以
爲根本遂具疏上之語激切且云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
知報君雪耻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
傑後勁而澤淸尤狡横難任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赴徐與
傑爲聲援

順治二年正月傑抵歸德總兵許定國方駐睢州有言其送
子渡河者傑招定國來會不應復邀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
夫同往睢州定國始郊迎其杰諷傑勿入城傑心輕定國不
聽遂入城十一日定國置酒饗傑傑飲酣爲定國刻行期且
徵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
兵傳礮大呼其杰等急遁走傑醉卧帳中未起衆擁至定國
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數

十八人而已定國僞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爲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下至攻城老弱無孑遺定國走降

大淸軍傑爲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意甚銳故時有惜之者始朝廷許諸鎭與聞國是故傑屢條奏救降賊者及請釋武愫於獄不允復疏薦吳甡鄭三俊金光宸姜埰熊開元金聲沈正宗等大抵其時武臣風尙多類此傑死贈太子太保以其子元爵襲興平伯

南藩跋扈多氣陵威憯之心

史記趙世家我先王因國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後漢書梁冀列傳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王幼學資治通鑑綱目集覽跋扈猶言强梁也師古曰扈竹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詩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宋書武帝本紀晉安帝册爲宋公文氣陵霄漢○晉書王敦

列傳晉明帝討王敦詔戚憯朝廷傾危宗社〇明史左良玉列傳左良玉字崑山臨淸人官遼東車右營都司崇禎元年寧遠兵變巡撫畢自肅自經死良玉坐削職回衛已復官總理馬世龍令從遊擊曹文詔援玉田豐潤連戰洪橋大塹山直抵遵化論恢復四城功與文詔等俱進秩隸昌平督治侍郞侯恂麾下大淩河圍急詔昌平軍赴援總督尤世威護陵不得行薦良玉可代率兵往已恂薦爲副將戰香山杏山下錄功第一良玉少孤育於叔父其貴也不知其母姓長身頳面驍勇善左右射目不知書多智謀撫士卒得其歡心以故戰輒有功時陝西賊入河南圖懷慶廷議令良玉將昌平兵往勦大指專辦河南會賊寇修武淸化者竄入平陽因檄良玉入山西禦之頗有斬獲河南巡撫樊尚璟以良玉駐澤州扼豫晉咽喉可四面爲援兵詔從之時曹文詔將陝西兵帝令良玉受尚璟節制與文詔同心討賊有急則秦兵東豫兵西良玉兵從中橫擊六年正月賊犯隰州陷陽城良玉敗之於涉縣之西陂二月良玉兵與賊戰武安大敗尚璟罷以太

常少卿元默代之。三月賊再入河內。良玉自輝縣逐之。賊奔
修武。殺遊擊越效忠。追參將陶希謙。希謙墜馬死。良玉擊之
萬善驛。至柳善口。大敗之。擒賊首數人。賊遂西奔河南。領兵
僅七千。數被賊。折亡殆盡。良玉將昌平兵二千餘。數戰雖有
功。勢孤。甚總兵鄧玘方立功萊州。乃命將川兵。益以石砫土
司馬鳳儀兵。馳赴良玉。與共角賊。已而鳳儀以孤軍戰沒於
侯家莊。當是時。賊勢已大熾。縱橫三省畿輔河北間。諸將曹
文詔李卑艾萬年湯九州。鄧玘良玉等。先後與賊戰。勝負畧
相當。良玉玘辦河南。屢破之於官村。於沁河。於清化。於萬善

良玉又扼之武安。入德。斬獲尤多。會帝命倪寵王樸爲總兵
將京營兵六千赴河南。以中官楊應龍盧九德監其軍。而別
遣中官監良玉等軍。職方郎中李繼貞曰。良玉李卑身輕百
戰。位反在寵樸下。恐聞而解體。乃令良玉卑署都督僉事爲
援勦總兵官。與寵樸體相敵。京營兵至共擊賊。數有功。良玉
敗賊濟源河內。又敗之承寧青山嶺銀洞溝。又自葉縣追至
小武當山。皆斬賊魁甚衆。然諸將以中官監軍。意弗善也。其

冬賊西奔者復折而東艮玉九州扼其前京營兵尾其後賊大困官軍連破之柳泉猛虎村賊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撫於分廵布政司常道立因監軍應朝以請諸將俟朝命不出戰會天寒河冰合賊遂從澠池徑渡廵撫默率艮玉九州畀把兵待之境上賊乃竄盧氏山中由此自鄖襄入川中折而掠秦隴復出沒川中湖北以犯河南中原益大殘破而三晉畿輔獨不受賊禍者十年賊即渡河去艮玉與諸將分地守陳奇瑜盧象昇方角賊秦楚七年春夏間中州幸無事既而奇瑜失李自成於車箱廷議合晉豫楚蜀兵四

面勦之賊乃分軍三一向慶陽一趨鄖陽而一出關趨河南趨河南者又分爲三郡邑所在告急艮玉扼新安澠池他將陳治邦駐汝州陳永福扼南陽皆坐甲自保而已不能大創賊也賊每營數萬兵番進皆因糧宿飽我兵寡備多饋餉不繼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我步兵多騎少行數十里輒疲乏以故多畏賊而艮玉在懷慶時與督撫議不合因是生心緩追養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撫檄調不時應命稍稍露跋

扈端矣十二月遇賊於磁山大戰數十追奔百餘里八年正月河南賊破頴州毀鳳陽皇陵其陷鹿邑柘城寧陵逼許者艮玉在許州不能救四月督師洪承疇在汝州令諸將分地遮賊尤世威守雒南陳永福控盧氏永寧鄧玘尤翟文張應昌許成名邊湖廣以吳村瓦屋乃內鄉淅川要地令艮玉與湯九州以五千人扼之未幾鄧玘以兵譁死而曹文詔討陝賊敗歿於眞寧賊益張遂超盧氏奔永寧廵撫黙被逮未去檄艮玉自內鄉與陳治邦馬艮文等援盧氏八月敗賊於鄢陵九月躡賊於郟之神垕山賊連營數十里番休更戰以疲

我兵艮玉收其軍而止賊再攻密艮玉自郟援之乃去十月艮玉抵靈寶合遼東總兵祖寬兵剪賊於澗口焦村焦村朱陽關地也十一月李自成出朱陽關張獻忠久據靈寶闖王高迎祥亦與合艮玉寬禦之靈寶不能支陝州陷賊東下攻洛陽艮玉寬從廵撫陳必謙救洛陽賊乃去迎祥自成走偃師輩獻忠走嵩汝艮玉出雒追迎祥自成寬分擊獻忠救汝會總理盧象昇至自湖廣與寬大敗賊汝西令裨將破賊於

宜陽黃澗口九年二月賊敗於登封郜城鎮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故總兵九州由嵩縣深入與艮玉夾勦艮玉中道遁歸九州乘勝窮追四十里無援敗歿艮玉反以捷聞五月象昇遣祖寬李重鎮隨陝西總督洪承疇西行艮玉軍最强又率中州人故獨久留之而以其驕亢難用用孔道興代其偏將趙柱駐靈寶防雒西艮玉與羅岱駐宜永防雒東七月艮玉兵抵開封由登封之唐莊深入擊賊自辰鏖至申賊不支西走陝永福方敗賊於唐河賊至田家營艮玉渡河擊之斬獲頗衆九月巡撫楊繩武劾艮玉避賊責令戴罪自贖十年正月賊老狪狪合曹操闖塌天諸部沿流東下安慶告警詔艮玉從中州救之艮玉道勦殺南陽土寇楊四侯馭民郭三海急抵六安與賊遇部將岱道興乘勝連戰大破賊賊走霍潛山會馬爌劉艮佐亦屢敗賊於桐城廬州六安賊在滁和者亦西遁江北警少息應天巡撫張國維三檄艮玉入山搜勦不應故兵掠婦女屯舒城月餘河南監軍太監力促之始北去賊已飽掠入山矣已淅川陷艮玉擁兵不救以六安

破賊功詔落職戴罪尋復之賊東下襲六合攻天長分掠瓜洲儀真破盱眙良玉堅不肯救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已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奪也十月總理熊文燦至安慶部檄以良玉軍隸焉良玉輕文燦不爲用十一年正月良玉與總兵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假官旗號襲南陽屯於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忠逸去追及發兩矢中其肩復揮刀擊之面流血其部下救以免遂逃之穀城未幾請降良玉知其僞力請擊之文燦不許九月文燦勦鄖襄諸賊良玉與洪範及副將龍在田擊破之雙溝營斬首二千餘級十二月河

南巡撫常道立調良玉於陝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內淅是月許州兵變良玉家在許殲焉十二年二月良玉率降將劉國能入援京師詔還討河南賊兵過灞頭吳橋大掠太監盧九德疏聞詔令戴罪已而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又與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萬慶亦降七月獻忠叛去良玉與羅岱追之使岱爲前鋒已隨其後逾房縣八十里至羅猴山軍乏食伏起岱馬掛於藤抽刀斷之蹶而復進

棄馬登山賊圍急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
棄軍資千萬餘士卒死者萬人事聞以輕進貶三秩十三年
春督師楊嗣昌薦良玉雖敗有大將才兵亦可用遂拜平賊
將軍當是時賊分爲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郊東則革裏眼
左金王等四營豕突隨應麻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
漳房興遠間閏正月良玉合諸軍擊賊於枸坪關獻忠敗走
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
儉率賀人龍李國安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

偏將追勦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似不能入川仍當
走死秦界耳將軍從漢陽西鄉入川萬一賊從舊路疾趨平
利仍入竹房將何以禦不則走寧昌入興平與曹操合我以
大將尾追促賊反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
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粮可因回鄖則無地可掠其
不復竄楚境明矣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已留劉國能李萬
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即駐興平兵力已薄賊來能遏
之耶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創自然瓦解縱折回房竹

間人跡斷絕彼從何得食況鄖兵扼之於前秦撫在紫與扼之於右勢必不得逞若寧昌歸巫險且遠曹操獻忠不相下倘窮而歸曹必內相呑其亡立見良玉已於二月朔涉蜀界之漁溪渡矣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計良是遂從之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良玉駐漁溪渡未幾總督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見瑪瑙山險峻將據之良玉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已當其二秦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山歸州之山中尋自鹽井竄興歸界上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事聞加太子少保四月良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久之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與羅汝才合七月良玉乘勝擊過天星降之過天星者名惠登相既降遂始終爲良玉部將初良玉受平賊將軍印寖驕不肯受督師約束而賀人龍

屢破賊有功。嗣昌私許以人龍代良玉。及良玉奏瑪瑙山捷。嗣昌語人龍須後命。人龍大恨。具以前語告良玉。良玉亦內恨。當獻忠之敗走也。追且及。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卽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監軍萬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而身從間道出梓潼扼歸。以俟濟師。嗣昌不用。賊旣入蜀之巴州。人龍兵譟而西歸。召良玉兵合擊。九檄皆不至。十四年正月。諸軍追賊開縣之黃陵城。叅將劉士杰深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兵前部無鬭志。獨士杰孤軍。乃密選壯士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總兵猛如虎潰圍出。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卷出川西。絕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遂以計紿入襄陽城。襄王被執。嗣昌不食卒。賊瀕死復縱。迄以亡國者。以良玉素驕蹇不用命故也。二月詔良玉削職戴罪平賊自贖。五月。獻忠陷南陽。卽攻泌陽。破之。良玉至南陽。賊遁去。良玉不戰。士泌人脫於賊者。遇官軍

無噍類。既而獻忠陷鄖西。掠地至信陽。屢勝而驕。良玉乃從南陽進兵。復大破之。降其衆數萬。獻忠中股負重傷。夜遁。而是時李自成方殘襄城。圍良玉於偃城。幾陷。會陝西總督汪喬年出關。自成乃輟圍與喬年戰襄城外。喬年軍盡覆。良玉不能救。帝既斬賀人龍。以肅軍政。專倚良玉辦賊。十五年三月。自成復圍開封。乃釋故尚書初薦良玉者侯恂於獄。起爲督師。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將士。激勸之。良玉及虎大威楊德政。會師朱仙鎮。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勢盛。一夕

拔營遁。衆軍望見。皆潰。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衆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頤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帝聞良玉敗。詔恂拒河南賊。而令良玉以兵來會。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九月開封以河決而亡。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開封既亡。自成無所得。遽引兵西。謀拔襄陽爲根本。時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

以實軍諸賊降附之。有衆二十萬。然親軍愛將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約束。良玉亦漸衰多病。不能與自成角矣。自成乘勝攻良玉。良玉退兵南岸。結水寨相持。以萬人扼淺洲。賊兵十萬爭渡。不能過。良玉乃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至武昌。從楚王乞二十萬人餉。曰。我爲王保境。王不應。良玉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竄山谷。多爲土寇所害。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良玉掠其貲幷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月中。兵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呌

呼更生。曰。左兵過矣。良玉旣東。自成遂陷承天。旁掠諸州縣。當是時。降兵叛卒。假左軍號。恣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首。破建德。掫池陽。去蕪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舶。盡奪以載兵。聲言諸將寄帑南京。請以親信三千人與俱。南京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陳師江上。爲守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都御史李邦華被召。道湖口。草檄告良玉。以危詞動之。而令安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兩。補六月糧。軍心乃定。邦華入見帝。論良玉潰兵之罪。請歸罪於王允

成帝乃令良玉誅允成而奬其能定變良玉卒留允成於軍中不誅也良玉留安慶久之徐溯九江上聞獻忠破湖廣沅楚王於江坐視不救八月乃入武昌立軍府招徠下流粗定分命副將吳學禮援袁州江西廵撫郭都賢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人爲戍守會賊陷長沙吉州復陷袁州岳州良玉遣馬進忠援袁州馬士秀援岳州士秀率水師敗賊岳州城下二城遂並復時帝命兵部侍郎呂大器代侯恂爲總督恂解任中道逮下獄良玉知其爲己故心鞅鞅與大器齟齬賊連陷建昌諸府大器無兵不能救良玉亦不援進忠與賊戰嘉魚再失利良玉軍遂不振會獻忠從荆河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荆州七十里荆襄諸賊因自成入關盡懈良玉偵知乃遣副將盧光祖上隨棗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犄賊後收其空虛以自爲功十七月正月詔封良玉爲寧南伯畀其子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聞京師被陷諸將洶洶以江南自立君請引兵東下良玉

慟哭誓不許。副將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福王立。晉良玉爲侯。廕一子錦衣衞正千戶。且並封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爲諸鎭。俱廕子世襲。而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尋加太子太傅。時李自成敗於關門。良玉得以其閒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湖廣巡撫何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鎭兵惟高傑最强。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鎭之敗。精銳畧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懾。良玉家貲於許州。其在武昌。諸營優娼歌舞達旦。良玉塊然獨處。無姬侍。嘗夜宴僚佐。召營妓十餘人。行酒履舄交錯。少焉左顧而欬。以次引出。賓客肅然。左右莫敢仰視。其統馭有體。爲下所服多此類。而是時良玉已老且病。無中原意矣。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東林也。馬士英阮大鋮用事。慮東林倚良玉爲難。設

語修好而陰忌之築板磯城爲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
殆防我耳會朝事日非監軍御史黃澍挾良玉勢面觸馬阮
旣返遣緹騎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與諸將日以淸君側爲
請良玉躊躇弗應亡何有北來太子事澍借此激衆以報巳
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反意乃決傳檄討馬士英
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二百餘里良玉疾已劇至九江邀總督
袁繼咸入舟中袖中出密諭云自皇太子封諸將盟繼咸正
色拒之部將郝效忠陰入城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望城中
火光曰予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時

順治二年四月也諸將秘不發喪共推其子夢庚爲留後七
日軍東下朝命黃得功渡江防勦初夢庚自立佯語繼咸至
池州候旨繼咸密以疏聞道梗不得達惠登相者初爲賊旣
降爲良玉副將諸軍自彭澤下連陷建德東流殘安慶城獨
池州不破貽書登相曰留此以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
我反不如前爲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檄其軍返夢庚見
黑旗船西上索輕舸追及之登相與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

事引兵絕江而去諸將乃議旋師時

大清兵已下泗州逼儀真矣夢庚遂偕澍以衆降於九江

裴中立之久亡誰平淮蔡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九年閏七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又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新唐書吳少陽列傳少陽者滄洲清池人又拜節度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刼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又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又乃詔烏重元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爲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枅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裴度列傳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又進御史中丞又王師討蔡以度

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又〕於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
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
此為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他相揣帝厭兵欲赦
賊鈎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
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
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
年宰相李逢吉王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惟度請身督戰
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
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
使以韓〔宏〕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宏〕然實行都統事又制
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宏〕者意〔宏〕怏怏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
其辭窒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
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
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及行御通化門
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千為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

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於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吳澄〕雪谷早行詩應不是奇謨李常侍夜發文城薄淮蔡

孫安國之不作孰貶桓温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晉帝奕太和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温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温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袁眞以壽春叛降於燕○〔晉書桓温列傳〕桓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宣城太守彝之子也〔又〕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又〕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又〕太和四年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温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眞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

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於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於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爲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晉書孫盛列傳。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又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並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

不同書遂兩存

坐位閒爭年庚特長客兵弗讓流寇偏容

〔屠隆考槃餘事〕爭坐位稿顏魯公行書蓋初稿也中多塗改字體絕妙○〔羅泌路史發揮論恒星不見〕矧復年庚日甲無一者之可合耶○〔明史兵志邊防篇〕初太祖沿邊設衛惟土著兵及有罪遣戍者遇有警調他衛兵往戍謂之客兵○〔明史目錄列傳一百九十七流賊李自成張獻忠

鈴閣督師儒似慈悲佛子

〔晉書羊祜列傳〕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王幼學朱子資治通鑑綱目集覽〕都督閣內置鈴架以警防不虞○〔明史孫承宗列傳〕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敕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按督師二字明季始有此稱督師謂史可法也〕○〔傳燈錄〕慈悲喜捨是四無量心○〔後漢書西域列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

圖畫形像焉○宋史洪皓列傳號洪佛子
轅門魁帥勸如和解調人
周禮天官掌舍設車宮轅門註王行止宿險阻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晉書江逌列傳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閒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周禮地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者以民成之註難相與爲仇讎諧猶調也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明史黃得功列傳初督師史可法慮高傑跋扈難制故置得功儀真相牽制適登萊總官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副將胡茂偵馳報傑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已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鬬挾其槊而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

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大軍得免方鬬時傑瀝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殁遂訴於朝願與傑決一死戰可法命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來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賵得功不得已聽之明年傑欲趨河南規取中原詔得功與劉良佐守邳徐傑死得功還儀真傑家並將士妻子尚留揚州得功謀襲之朝廷急遣盧九德諭止得功遂移鎮廬州。按傳奇稱黄得功高傑以爭坐位搆兵與本傳異。

不圖批亢擣虛疾趨於子午谷去。

史記孫臏列傳 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 正誤 亢本喉吭字批反擊也謂擊

其要處也。○史記索隱擣擊也虛空也彼兵若虛則衝擣之
○三國志魏延列傳註引魏畧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鎭長安
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
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
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
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
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
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
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辛氏三秦

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子北
方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名子午谷
祇能縱剽肆掠轉騷向丁卯橋來
史記酷吏義縱列傳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
○新唐書鄭從讜列傳黃巢犯京師。又而李克用謂太原可
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需索繁仍從讜以
餽饟犒軍克用愉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

鼠勉感慨。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
下肆掠以撼人心。○廣輿記江南鎮江府關梁丁卯橋在府
城南晉元帝時褚裒鎮廣陵運粮出京口爲水涸奏立埭以
丁卯日後人搆橋因名許渾別業在其側。

眼看豺虎縱橫重關怕敂。

杜甫久客詩豺虎正縱橫。○徐賢妃函谷關應詔詩落日慘
重關。○賈誼過秦論敂關而攻秦。○集韻敂音扣。○說文擊
也。按壬午五月二日我
大清兵定京師李自成西走真定中流矢創甚。
踰故關入山西七月復遁歸西安。

坐擁貔貅護衛雄鎮偷安。

史記五帝本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
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正義言教士卒
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以威敵也。○獨孤及江州刺史廳
壁記自晉元康迄於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世稱雄鎮號曰
天府。

以致白鷺荒洲魚潛水靜
廣輿記江南江寧府山川白鷺洲在府西南江中○金陵圖考出三山水關中街水環繞處是白鷺洲以洲多聚白鷺故名○詩小雅鶴鳴篇魚潛在淵○許渾憶長洲詩魚沉秋水靜

烏衣舊巷燕去堂空
廣輿記江南江寧府古蹟烏衣巷在秦淮南王導謝安居此其子弟皆稱烏衣郎故名○劉禹錫烏衣巷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江草萋萋人作揚州之夢
溫庭筠經李徵君故居詩露濃烟重草萋萋○廣輿記江南揚州府建置沿革揚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曰江都曰廣陵隋曰揚州唐曰邗州五代楊吳都此曰江都南唐曰東都宋元仍曰揚州明初爲淮海府繼曰維揚府尋復爲揚州府
國朝因之○杜牧遣懷詩十年一覺揚州夢

山雲黯黯天消蔣阜之魂。

陶潛祭程氏妹文黯黯高雲。○廣輿記江南江寧府山川鍾山在府東北漢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於此山吳封蔣侯立廟孫權避祖諱因改蔣山。○江淹別賦黯然消魂者。

奇可傳者又其一也。

桃花扇傳奇後序詳註卷二終


中华古籍保护


05120

桃花扇傳奇後序詳註卷三

花庭間客編輯

惟是君王遊豫。親問蛙鳴。

〔詩大雅假樂篇〕宜君宜王。○〔左傳昭公十二年〕與君王哉。○

〔孟子〕一遊一豫。○〔晉書惠帝本紀〕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又〕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又〕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絶。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

宰相遨嬉。官能犬吠。

〔前漢書王陵列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也。○

〔嵇康琴賦〕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

〔錢士升南宋書韓侂冑列傳〕韓侂〔集韻〕闥各切。音託寄也。冑。相州安陽人。琦
曾孫也。〔又〕淳熙末。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與趙汝
愚定策立皇子嘉王。〔又〕寧宗既立。〔又〕侂冑益用事。〔又〕逐汝愚。
〔又〕於是侂冑拜節度使。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朱熹
門下知名之士。〔又〕封平原郡王。〔又〕或勸侂冑立蓋世功名。於
是恢復之議興。〔又〕除平章軍國事。〔又〕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
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又〕未幾
〔又〕與金人戰敗。〔又〕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

〔又〕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趙師𢍰列傳〕趙師𢍰〔集韻〕夷益切。音亦。〔說
文〕引給也。系出燕懿王。〔又〕光宗初。淮南運判。〔又〕通知臨安。〔又〕侂冑
用事。師𢍰附。遂得尹京。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𢍰獨後
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綴
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冑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
侂冑以遺四妾。其十人皆慍曰。等人耳。吾等不堪戴耶。侂冑
未有以應也。師𢍰聞之。急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
時侂冑入朝未歸。十人者啟之。十珠冠也。乃大喜。分持而去

侂胄歸十人咸來致謝已而都市行燈羣妍皆頂冠而出歸語侂胄曰吾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喝采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師睪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睪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

出師上表內無蜀國之卧龍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列傳〕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又〕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又〕先主〔又〕即帝位策亮爲丞相〔又〕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又〕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决於亮〔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〇〔昭明文選目錄表類〕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路史因提紀蜀山氏〕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拍濩魚鳬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蓋作於蜀。〔廣輿記四川建置沿革〕四川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蜀國秦曰蜀郡漢曰廣漢曰益州蜀漢都此。〔李白宣城見杜鵑花詩〕蜀國曾聞子規鳥

拜將登壇外少隋家之擒虎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

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
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薛逢送田尚書
詩穰苴門戶慣登壇○溫庭筠題城南杜邠公林亭詩隋家
堤畔錦帆風○隋書韓擒列傳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
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
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
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又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

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又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
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
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幷江南之志以擒有
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
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以濟襲
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
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
巡魯世眞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

賜羣臣。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

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

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

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

叔寶。[按]韓擒作擒虎。見[陳書後主本紀]總管韓擒虎趨橫江。濟采石。韓擒虎又陷南豫州。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於石子岡。任忠出降於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趨宮城。自南掖門而入。等語。

乃不圖三公子作東林後勁

[詩周南麟趾篇]振振公子。○[朱彝尊明詩綜]方以智字密之

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授翰林簡討。晚爲僧。名宏智。字無可。

别號藥池和尚。○[常州府志]陳貞慧字定生。宜興人。少保于

廷第四子。○[一統志]冒起宗如皋人。崇禎進士。以憲副督漕

江上。乞休歸。子襄。○[感舊集補傳]冒襄字辟疆。一字巢民。號

樸菴。江南如皋貢生。南渡用爲推官不就。○[吳偉業冒辟疆

壽序]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

者。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品覈執政。裁量

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

也。會三人置酒雞鳴埭。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奄兒媪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於是大恨次骨。申酉之亂。彼以攀附驟枋用。興大獄以脩舊郄。定生爲所得。幾塡牢戶。朝宗遁之故障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按]傳奇稱三公子。乃疆而不及侯朝宗。方密之不知何人之子。殆遼東豕。按方震孺之裔耶。俟考。〇[明史顧憲成列傳]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歷]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又]吏部主事。[又]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書。輔臣王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

年。[又]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屛。忤帝意。削籍歸。[又]憲成姿性絶人。幼即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嚮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

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
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多遥相應和。由是東林名
大著。而忌者亦多。旣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
孫丕揚。爲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
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
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又〕光祿丞
吳炯上言。爲一致辯。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
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

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嗣
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殁。攻者猶未止。凡救三才者。爭辛亥
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
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爲東林
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焰。一綱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
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
國。迄明亡而後已。○〔左傳〕宣公十二年。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五秀才爲復社前驅。

前漢書賈誼列傳河南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師古曰秀
美也○明史吳應箕列傳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
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鋮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
璫失職諸人刦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
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
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鋮得志謀殺周鑣
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鋮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去南都不
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朱彝尊明詩綜

劉城字伯宗貴池人○又沈士柱字崑銅蕪湖縣學生○又
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縣學生舉賢良方正○又楊廷樞字
維斗吳縣人崇禎庚午鄉試第一按明史徐汧列傳南京失
守廷樞聞變走避之鄧尉
山中久之四方弄兵者羣起廷樞負重名咸指目廷樞當事
執廷樞好言慰之廷樞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泗洲寺首已墜
聲從項中
出益厲○明史張溥列傳張溥字天如太倉人又與同里
張采共學齊名號婁東二張崇禎元年以選貢入都采方成
進士兩人名徹都下已而采官臨川溥歸集郡中名士相與
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

假歸讀書若經生無間寒暑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遊日廣聲氣遍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自矜曰吾以嗣東林也執政大僚由此惡之○詩王風伯兮篇爲王前驅

衆論秉公竟蹈覆巢之李燮

後漢書郭泰列傳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又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註覈猶實也○三國志蜀書董允列傳秉心公亮○劉義慶世說新語

言語篇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耶俄而收至○後漢書李固列傳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又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又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又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又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又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又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

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又〕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又〕畏固名德終爲已害〔又〕遂誅之〔又〕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又〕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

遇此密與二兄豫謀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

儒林抗節敢追奏疏之陳東

〔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正義〕姚承曰儒謂博

士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
也○〔前漢書賈誼列傳〕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
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宋史陳東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倜儻負氣不戚戚於貧
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
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
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
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
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
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
侍左右金人追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
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
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
〔又〕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
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
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

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
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
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
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旣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
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
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
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
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
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
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
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
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
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
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别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
贖其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
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

悲楊左之銜冤全翻逆案。

明史楊漣列傳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歷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叉〕神宗崩。〔叉〕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婦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叉〕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叉〕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與御史左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

妃卽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叉〕疏上。越三日。〔叉〕帝召見大臣。並及漣。〔叉〕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叉〕帝崩。廷臣趨入。〔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孑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時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强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叉〕乃入臨。羣臣呼萬歲。〔叉〕乃擁至文

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淸。〔叉〕左光斗〔叉〕周嘉謨。〔叉〕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叉〕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叉〕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叉〕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劉一燝。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給事中。御史馮三元

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叉〕御史賈繼春。〔叉〕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叉〕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叉〕天啟二年。起漣禮科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憸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

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十四大
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庭洒掃。違者
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
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
身。竄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
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
徑自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
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

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
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漼。曲意綢繆。終加
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
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脩如鶴。忠賢構黨斥
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
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為他辭
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
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

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汪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然告隕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

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讐王安而實讐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

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詰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受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置之死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

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

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厰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潅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耻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刦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

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逆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

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恨不已。再興江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

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自為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一子〔按〕漣與左光斗魏大中同夕為獄卒所斃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尤為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月

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又踰月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亦斃時秘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化為六瓣時以六人為六君子○又按魏閹毒流搢紳或謂由於應山之過激不知明自嘉靖以後朝政日漸廢弛熹宗登極年已十六宜以整綱飭紀為務乃性好斧鋸椎鑿髹漆之事三年之間魏閹客氏已大放肆應山志安社稷憤激上書使其力可回天尚不致於速亡乃下旨切責繼之臺省九卿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俱不聽迨至杖殺萬燝搜拿林汝翥廷杖閣臣葉向高韓爌漸次引退於是大肆毒焰正人端士誅謫無遺苟非莊烈帝治亂明社之亡不逮闖獻二賊矣史稱忠賢故騃無他長皆其黨五虎五彪十孩兒四十孫之流教之為逆而汪文言之獄實始於阮大鋮與左光斗魏大中有隙囑傅櫆劾之忠賢遂藉此而羅織東林梁夢環徐大化遂希忠賢指劾漣光斗於是東林禍作直至阮大鋮等肆毒江左滅亡而後已則應山此疏關係匪輕故不憚煩而全錄之○〔左光斗列傳〕左光斗字遺直

桐城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人選授御史（又）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又）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閹奴扶冲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稱爲楊左（又）三年（又）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覈論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寖不能容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鋮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遷者首

周士樸次大鋮次大中大鋮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已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鋮大鋮疑光斗爲之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爲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櫆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奸光斗疏辯且訴傅櫆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櫆恚再疏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發崔呈秀贓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

忠賢友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
南還忠賢詗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羣小恨不已
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
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
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
法司得少緩死爲緩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
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
成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
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

已同日爲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
光斗既死贓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
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
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宮
一案以漣光斗爲罪魁議開棺戮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
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福王時追
謚忠毅弟光先由鄉舉官御史〔又〕福王既立馬士英薦阮大

鋮光先爭不可後大鋮得志逮光先亂亟道阻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宋史楊昭儉列傳〕銜冤者固當昭雪爲蠹者難免放流○〔明史宦官魏忠賢列傳〕崇禎二年命大學士韓爌等定逆案始盡逐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諸麗逆案者日夜圖報復其後溫體仁薛國觀輩相繼柄政潛傾正人爲翻逆案地帝亦厭廷臣黨比復委用中璫而逆案中阮大鋮等卒肆毒江左至於滅亡○〔明史閹黨霍維華列傳〕福王時楊維垣翻逆案爲維華等訟冤章下吏部尚書張

捷重述三朝舊事力稱維華等忠追賜卹典贈廕祭葬諡全者維華及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紹吉徐景濂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范濟世二人贈官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宣岳駿聲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陸澄源名不麗逆案而爲淸議所抑者亦賜卹有差

等周雷之觸禍幾罹淫刑

〔明史周鑣列傳〕周鑣字仲馭金壇人父泰峙雲南布政使鑣

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榷稅蕪湖。
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極論內臣言官二事。言張彝憲
用。而高宏圖。金鉉。罷。王坤用。而魏呈潤。趙東曦。斥。鄧希詔用。
而曹文衡罷。閒王宏祖。李曰輔。熊開元。罹罪。每讀邸報。半屬
內侍溫綸。自今鍛鍊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臣不知
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黃道周諸臣。薦賢不效。而惠世揚
劉宗周。匆獲進。華允誠諸臣。驅奸無濟。而陳于廷。姚希孟。鄭
三俊。皆蒙譴。每奉嚴諭。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棄忠良。奬成
宵小。祇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為民。鑣由
是名聞天下。初鑣世父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

麗逆案。鑣深耻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被放。與
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廷臣多薦之。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
郎中。爲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然爲人好名。頗飾僞。給事中
韓如愈疏論之。罷歸。福王立於南京。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
鑣及雷縯祚。嘗主立潞王。議令朱統鑕劾姜曰廣。因言鑣縯
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遂令逮治。而士英劾鑣從弟

鍾從逆并及鑣鍾亦逮治阮大鋮居金陵時諸生顧杲等出留都公揭討之主之者鑣也大鋮以故恨鑣鑣獄急屬御史陳丹衷求解於士英爲緝事者所獲丹衷出爲長沙知州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鋮指上疏痛詆鑣而光祿卿祁逢吉鑣同邑人見人輒詈鑣遂得爲戶部侍郎亡何左艮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鋮搆陷鑣縝祚鍛鍊周內士英大鋮益怒大鋮謂鑣實召艮玉兵王乃賜鑣縝祚自盡鍾棄市

○明史雷縝祚列傳雷縝祚太湖人崇禎三年舉於鄉十三年夏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悉用爲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三人號爲庚辰特用而縝祚得刑部主事明年三月劾楊嗣昌六大罪可斬鳳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河南巡撫高名衡山東巡撫王公弼宜急易帝不悅十五年擢武德道兵備僉事山東被兵縝祚守德州有詔獎勵乃疏劾督師范志完縱兵淫掠折除軍餉搆結大黨帝心善其言以淫掠事責兵部而令縝祚再陳志完者首輔周延儒門生也縝祚意有所忌

久不奏明年五月延儒下廷議績祚乃奏言志完兩載僉事驟陟督師非有大黨何以至是大僚則尚書范景文等詞林則諭德方拱乾等言路則給事中朱徽沈允培袁彭年等皆其黨也方德州被攻不克去掠臨清又五日志完始至聞後部破景州則大懼欲避入德州城漏三下邀臣議臣不聽志完乃偕流寓詞臣拱乾見臣南城古廟臣告以督師非入城官薊州失事由降丁內潰志完不懌而去若夫座主當朝罔利曲庇隻手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稱功頌德徧於班聯臣不忍見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

自待也臣外藩小吏乙榜孤蹤不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故不避首輔延儒與舉國媚附時局略進一言至中樞主計請餉必餽常例天下共知他乾沒更無算疏入帝益心動命議舊計臣李待問傅淑訓樞臣張國維及戶科荊永祚兵科沈迅張嘉言皆而召績祚陛見越數日抵京又數日入對召志完拱乾質前疏中語拱乾爲志完辨帝領之問績祚稱功頌德者誰對曰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

皆自居為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幕客杜廷獻帝怒逮廷獻誅志完而令績祚還任績祚尋以憂去福王時統鑛劾曰廣因及之遂逮治明年四月與鑣同賜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艮玉兵東下故大鋮輩急殺之〇後漢書李固列傳論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〇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柳敬亭評話游民投誅惡鋤奸之機

吳偉業柳敬亭傳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醵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

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
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
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
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
下至精者其孰能與於斯矣柳生乃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
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
說者驩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
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

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
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
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
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
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己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傲
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
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其技强也當是時士大
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

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閫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

辨士欲以覩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慴失次生拜訖索酒詼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貤封

不能得其姓泪承曉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
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
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郄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謁
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
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
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
生祠哭已有迎且拜者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常有
急生活之具為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

死生莫楮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
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
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
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
笠且逝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為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
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即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即
此圖為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譎為人排患解紛率此類
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

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携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卧扉履踵决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乃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强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横士與予善○胥襄贈柳敬亭詩

憶惜孤軍鄂渚秋武昌城外戰雲愁如今衰白誰相問獨對西風哭故侯○毛奇齡贈柳敬亭詩流落人間柳敬亭消除豪氣鬢星星江南多少前朝事說與人間不忍聽○王士禛分甘餘話左幕下有柳敬亭蘇昆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按柳敬亭名曹遇春見顧開雍柳敬亭歌序○禮記王制無曠土無游民○前漢書食貨志末技游食之民○陸賈新語道基篇承天誅惡克暴除殃又愼微篇誅鋤奸臣賊子之黨○宋書武帝本紀

投檄之日神馳賊廷。左良玉討馬士英第一檄蓋聞大義之乖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鸇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者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胃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妓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爲私家携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譬俗俾邱氏重足寒心本爲報讐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讐不祇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立主乃事事拂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幻蜃薇天妖蟇障日

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檇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桃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犇之心謂英名實應圖識除誥命贈廕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讐之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焰鱷水興波羣小充斥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崖谷同己者罪同寇盜行列猪猳如阮大鋮張孫

振袁宏勳等數十巨慗。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幟。異己者。才並蘇黄德媿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等數十大節。皆誣之朋黨。以快虺如蛇如之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畫竹。罄此之罪。若鮑魚蓄而日羶。若火木重而愈烈。效崔魏之瘈狗。遽敢滅倫。收闖獻之獮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鎭。太尉朱泚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

削色。日月倏以無光。又況皇嗣幽因。見下太子句幽拘烈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向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鼎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臣職於斯乃盡。是用礪兵抹馬。振旅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憶裴度閉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外患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

聞首擬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指正明為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英靈矢翼皇明之運並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報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於邪說詿誤流言或受奸人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鬱為輪囷離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惟心痛故敬布苦衷願言共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尙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僉壬

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天日速張殪虎之機勿作逋猿之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椒盈八百國士盡快中外甘心謹檄

蘇崑生歌謳賤士塟亂軍死帥之骸

［吳偉業楚兩生行序］蔡州蘇崑生維揚柳敬亭其地皆楚分也而又客於楚左寧南駐武昌柳以談蘇以歌為幸舍重客寧南殁於九江舟中百萬衆皆奔潰柳已先期東下蘇生痛

哭。削髮入九華山。久之出。從武林汪然明。然明亡。之吳中。吳中以善歌名海內。然不過嘽緩柔曼爲新聲。蘇生則於陰陽抗墜。分刌比度。如崑刀之切玉。叩之栗然。非時世所爲工也。嘗遇虎邱廣塲大集。生睨其旁笑曰。某郎以某字不合律。有識之者曰。彼傖楚乃竊言是非。思有以挫之。間請一發聲。不覺屈服。顧少年耳剽日久。終不肯輕自貶下就蘇生問所長。生亦落落難合。到海濱寓吾里蕭寺。風雪中以乎與柳生有雅故。爲立小傳。援之以請曰。吾浪跡三十年。爲通侯所知。今失路憔悴而來過此。惟願公一言與柳生並傳足矣。柳生近客於雲間帥。識其必敗。苦無以自脫。浮沈傲弄。在軍政一無所關。其禍也幸以免。蘇生將渡江。余作楚兩生行送之。以之寓柳生。俾知乎與蘇生游。且爲柳生危之也。○吳偉業口占贈蘇崑生詩 樓船諸將碧油幢。一片降旗出九江。獨有龜年卧吹笛。暗潮打枕泣篷窗。有客新經墮淚碑。武昌官柳故垂垂。扁舟夜半聞蘆管。獨把當年水調吹。西與哀曲夜深聞。絕似南朝汪水雲。回首岳侯墳下路。亂山何處葬將軍。故國傷

心在寢邱。蒜山北望淚交流。饒他劉毅思鵝炙。不比君今憶蔡州。○〔北齊書元會大饗歌〕歌謳被琴瑟。○〔晉書韋忠列傳〕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淮南鴻烈解詮言訓〕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按〕蘇崑生。名周如松。見余懷板橋雜記。○又按傳奇稱左寧南討馬阮。敬亭爲之投檄。其卒於軍也。崑生葬之。玩梅村岳侯墳下句。其葬於杭乎。

狎客歸山丁繼之效徐伯珍之操。

〔陳書江總列傳〕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余懷板橋雜記〕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時。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煙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南齊書徐伯珍列傳〕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

書商破產蔡益所擔孔文舉之辜。

〔袁桷次韻善之雜興詩〕嗜癖成書賈。○〔李白經下邳圮橋懷

張子房詩〕子房未虎嘯破産不爲家。○〔後漢書孔融列傳〕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又〕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刋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並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决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按〕傳奇稱金陵書商蔡益所者爲捕社黨株連棗家

逃難事未考。

藍田叔身隱畫師引領蛾眉而入道。

〔陶宗儀書史會要〕藍瑛字田叔浙江人善畫老而彌工著古頗類沈啟南。〔按〕藍田叔。一字蜨叟。錢塘人。見畫系。○〔杜甫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詩衛風碩人篇〕螓首蛾眉。○〔梁簡文帝元圃講頌〕析論冥空〔元〕機入道。〔按〕傳奇稱藍田叔引卞玉京出家爲女道士。

卞玉京名逃樂部掉轉螓首而修真。

〔余懷板橋雜記〕卞賽。一名賽賽。後爲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
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十餘紙。年
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
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
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
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
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粧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翦就
黃絁貪入道。攜來絲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
然亦閒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

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
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
佛。持戒律甚嚴。刺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塟
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新唐書禮樂志〕自周陳以上。雅鄭
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緗素雜記〕江南野錄
載李家明事。當嗣主時。爲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天隱子〕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眞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

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
之數人者境實卑微志堅嶽瀆
蔡邕靑衣賦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之窈窕產於卑微○賈
至許誠言太僕卿制心和志堅訥言敏行○蔡邕陳仲弓碑
文徵士陳君秉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
品雖高邁位陋泥沙
晉書裴楷列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陸雲嘲褚常侍文
才則邵矣位實陋矣○白居易答故人詩我本蓬蓽人鄙賤
劇泥沙

挹彼風標似聽足音於空谷
魏書彭城王勰列傳風標才氣實足軌範○莊子徐無鬼篇
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閒人足音跫然
而喜矣○詩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
揭斯氣節允當底柱於頹波
史記汲黯列傳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
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

俠任氣節。內行脩潔。○【書禹貢】東至於底柱。○【酈道元水經註】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曰底柱也。○【又】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東頹波瀉澗一丈有餘。屈而南流也。○【劉禹錫咏史絶句】世道劇頹波。我心如底柱。

奇可傳者又其一也。

嗚呼。當是時也。臨傾廣廈。一木何支。

【王通中說】事君篇。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南史袁粲列傳】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

待斃膏肓。九還莫救。

【五代史任圜列傳】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予孫不義。予得

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葛洪抱朴子內篇金丹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又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斛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入以(元)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百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卽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之刀圭

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人如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烏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旁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卽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門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卽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卽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缺文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玉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

〇隱丹經九還丹者合九轉言九遍循環也按此乃寓言不足信世未有服金石藥而不死者

世事如此對風景以奚堪

周禮地官大司徒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史記屈
原列傳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晉書王
導列傳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
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
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
淚謝之○晉書桓溫列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
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
執條泫然流涕

天運可知望川原而欲涕
陶潛責子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陳子昂樂游縣詩
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劉向九歎望高邱而欲涕兮
爰有夷門望族梁苑畸人
廣輿記河南開封府古蹟夷門即大梁城門○史記信陵君
列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夷門監者○秦觀王
儉論王謝二氏最爲望族○廣輿記河南歸德府古蹟梁園
府城東一名梁苑或曰即兎園梁孝王築○前漢書梁孝王

列傳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
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至於平臺三十餘里○莊子大宗師
篇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邵長蘅
侯方域傳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父恂崇禎
間官戶部尙書方域旣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
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
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
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鋮愧
且恚然無可如何詗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

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
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
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
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
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
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
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

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

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趣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愈下別文極敝以迄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遊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歿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鋮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

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稿一卷板行

慨琴劍之飄零孤蹤白下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箴與琴劍銘自盤盂○杜甫送李勉詩垂老見飄零○廣輿記江南江寧府古蹟白下城府治西北本江乘之白石壘

憫陝川之蹂躪滿地黃巾

廣輿記陝西西安府建置沿革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

野周王畿地秦曰關中漢初曰渭南曰內史武帝立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東漢曰雍州唐曰關內曰祜國自周秦漢晋西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五代梁曰永平晋曰晋昌宋曰永興元曰安西曰奉元明爲西安府○廣輿記四川全省總畧四川者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班固西都賦草木塗地山川反覆蹂躪其二三乃拗怒而少息○後漢書靈帝本紀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懷晉悼齊暫拭南冠之泣。

【北周王襃于謹碑銘】晏子悼齊隨武懷晉。○【左傳成公十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按】楚囚對泣。見上風景句。

嘲風咏月聊追北里之歡

【白居易將歸渭村先寄舍弟詩】咏月嘲風先要減登山臨水亦宜稀。○【史記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又】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王勃春思賦】南鄰少婦多妖嬈北里王孫駐行幰

恰遇香君實爲尤物

【侯方域李姬傳】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

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遊。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

矣卒不往○[余懷板橋雜記]李香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予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裡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爲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以爲榮○[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遂爾握巫峰之暮雨

[宋玉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

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

玉曰昔者先生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

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

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

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〇天中記

巫山十二峰曰望霞峰翠屏峰朝雲峰松巒峰集仙峰聚鶴

峰淨壇峰上昇峰起雲峰飛鳳峰登龍峰聖水峰〇楊炯少

室山少姨廟碑陽臺之下暮雨瀉通

攜洛浦之晴雲

曹植洛神賦昭明文選六臣註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

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暮想廢寢

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

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晏飲仍以枕賚

植植還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

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在我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

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張衡思元賦召洛浦之宓妃

○李商隱蜀中離席詩江上晴雲雜雨雲

三四千里之星娥朱絲繫足

李商隱海客詩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李復言續幽怪錄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不成貞觀

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尙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惟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

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十七當入君門固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貧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逭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鮑照代白頭吟〕直如朱絲繩

二十八字之月老素箋盟心

〔王直方詩話〕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來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鰥居因見此篇遂娶之予以爲此二十八字媒也○〔揚雄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

百寶箱中珍藏便面

〔馬祖常宮詞〕八姨粉翠錫千箱脂盝新粧百寶匂○〔前漢書張敞列傳〕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車之類也不

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衺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

雙鈎簾下鑒賞聚頭

元稹禁中玩月詩玉鈎簾下影沉沉○劉元卿賢奕篇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㩻者非是㩻即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咏及圖畫中可見矣聞撒扇始於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張東海集中國古無摺扇嘗見王

秋磵記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特僕隸下人所持以便事人耳及倭國充貢太宗偏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于天下遂徧用之而團扇革矣○春風堂隨筆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于見南宋以來詩詞咏聚頭扇者頗多于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痕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正今

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爲泥金面烏竹骨充貢。出自東夷果然。

所謂摺疊雖輕。才子投一時之贈。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潘岳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祖詠酬李別駕詩〕所愧能投贈。

咏題甚重。麗人定百歲之情焉。

〔宋无甘露寺放舶至瓜州詩〕題咏記曾經。〔曹植洛神賦〕覩一麗人於巖之畔。〔詩唐風葛生篇〕百歲之後。〔樂府古題要解〕定情篇漢繁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翫好致之。用叙綢繆之志。而期於山隅山陽山西山北。終而不答。乃自悔焉。

共奈文章憎達。既落第於吳宮。

〔杜甫天末懷李白詩〕文章憎命達。〔唐詩紀事〕開元中進士唱第尚書省。落第者至省門散去。〔白居易把酒思閒事詩〕乞錢羈客面落第舉人心。〔廣輿記江南蘇州府古蹟〕吳宮

吳縣界吳王離宮也。〇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吳宮花草埋幽徑。

適値兵牒求援則從戎於洛水。

白居易新樂府折臂翁篇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〇杜審言贈蘇綰書記詩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〇廣輿記河南河南府山川洛水府城南經偃師宜陽永寧鞏縣界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此。〇劉滄寓居寄友人詩夕陽雲盡嵩峰出遠岸烟消洛水平

遠入蓮花之幕郎是參軍

南史庾杲之列傳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又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衞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衞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〇韓偓寄湖南從事詩蓮花幕下風流客。〇晉書職官志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增參軍爲六人按參軍之職有錄事參軍記室參軍中兵參軍行參軍等名皆

三公屬官。

獨登楊柳之樓。妾爲思婦。

〔王昌齡閨怨詩〕閨中少婦不曾愁。終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濶。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筈。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

感時撫景。慘淡吟詩。

〔古詩十九首〕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陳旅題米元章潥陽溪山圖〕撫景正若此。別離嗟願違。○〔杜甫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踴躍常人情。慘淡苦士志。

覩物懷人。淒涼玩扇。

〔蔡邕𨘴幼胡根碑〕聞言斯識。覩物知名。○〔詩周南卷耳篇〕嗟我懷人。○〔李白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詩〕懷君路緜邈。覽古情淒涼。

籠藏袖裏。弗捨撲蝴蝶之風。

〔徐陵春情詩〕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誠齋詩話〕東京二月十二日曰花朝。爲撲蝶會。〔高啟扇詩〕驅螢臨几席。撲蝶近欄杆。〔徐璣梅花詩〕片細俄隨蛺蝶風。

繫近裊裊腰。留待殉鴛鴦之塚。

〔吳均續齊諧記〕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曲。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悶人逐月遊戲。遣相問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急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

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耶。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裊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與燕寢

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焉簪簇帶縳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南史齊魚腹侯子響列傳密作啟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彤管集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乃造青陵臺而望焉奪何囚憑何乃作烏鵲歌二首以見志又作書答夫憑得書自殺何即陰腐其衣與王

登臺遽自投下得遺書於帶間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大怒令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各生於塚枝連於上根交於下又有鳥如鴛鴦常雙棲其樹朝夕悲鳴人皆謂韓憑夫婦之精魂也

紅粉於房中計日正自含愁

杜審言贈蘇綰書記詩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別經年

青衣於樓下催粧忽令改志

蔡邕青衣賦嗷嗷青衣○東京夢華錄凡娶婦先一日下催

粧冠帔花粉。

緣以中堂薦美軀象而送向蛇呑。

〔新唐書百官志〕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爲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杜甫莫相疑行〕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庾信〕羽調曲踰桂林而驅象。〔山海經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楚辭天問〕靈蛇呑象厥大何如。

亦因開府覓姬釣鯉而敺由獺祭。

〔晉書職官志〕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光元年鄧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左思吳都賦〕雖復臨河而釣鯉。〔孟子〕故爲淵敺魚者獺也。〔呂氏春秋孟春紀〕獺祭魚。

香君則氷凝作骨日出當心。

〔程俱古釣臺歌〕彼一人兮皎獨立淸風爲神氷爲骨。〔韓憑

妻答夫歌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得詩以問蘇賀。蘇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死志也。

不樂求凰。寧甘打鴨。

韓憑妻烏鵲歌 烏鵲高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史記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又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又 臨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餘人。

又 爲具召之。並召令。又 酒酣。臨卭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卭。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戸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 曰。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凰棲。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

逼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别有誰。○趙令畤侯鯖錄。宣城守呂士龍。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得一客娼。妙麗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龍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朱麗華。麗華曰。不避杖。但恐新到某人不安耳。士龍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洲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有獨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

擲去香囊之聘。弗愛彼瑟瑟珠衫。

繁欽定情篇。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舊唐書德宗本紀

陝州盧氏山冶出瑟瑟。請以充貢。○博雅。瑟瑟碧珠也。○前漢書霍光列傳。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

罵回油壁之車。徒駕到轔轔繡轂。

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泠松柏下。○詩秦風車鄰篇。有車轔轔。○元稹代曲江老人詩。沸天雷殷殷。匝地轂轔轔。○虞世南門有車馬客行。豬汗千金馬繡轂五香車。

而且。粧崩墜馬。金投約指於樓窻。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諸夏皆倣效〇〔西京雜記〕戚姬以百鍊金爲彄環〇〔繁欽定情篇〕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〇〔王勃七夕賦〕王母瓊箱薦金約

髻壞盤龍玉觸搔頭於柱礎

〔崔豹古今注〕盤龍釵梁冀婦所制〔又〕長安婦人好爲盤桓髻到於今其法不絕〇〔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是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〇〔褚載句〕躞蹀馬搖金絡腦嬋娟人墜玉搔頭〇〔淮南鴻烈解說林訓〕山雲蒸柱礎潤〇〔正韻〕礎柱下石

舞非如意鄧夫人血滴眉尖

〔王嘉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卽購致百金能得

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鬭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爲粉。歕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邀寵者。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蘇軾詞〕學畫鵶兒猶未就。眉尖已作傷春縐。

傷豈飛刀。章娘子紅淋額角。

〔續幽怪錄〕接朱絲繫足句註。他求何益下〕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陳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捲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敝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擬刺其心。不幸方中眉間耳。後求婚娶不遂。又十四年以

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戸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
以女年可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
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潸然曰妾郡
守之猶子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於官時妾在襁褓
母兄次殁惟一莊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
給朝夕陳氏憐妾幼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
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
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
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爲鴈
門太守封太原夫人知陰隲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
其店曰定婚店○〔北史奚康生列傳〕飛刀亂斫○〔庾信舞嬌
娘樂府〕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
遂致扇似團圓明月灑來幾點流星
〔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
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敓炎熱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温庭筠三洲詞〕團圓莫作波中

月○〔庾信燈賦〕風起則流星細落○
詩如李杜文章迸起一層光焰矣○
〔韓愈調張籍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時則豪强難忤猿亡而必致魚殃○
〔前漢書翟方進列傳〕搏擊豪强京師畏之○〔魏收移梁檄〕但
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委曲求全桃僵而何妨李代
〔陶潛感士不遇賦〕寧固窮以濟急不委曲而累已○〔古辭雞
鳴曲〕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

麗姮惜女竟以身充
〔朱彝尊明詩綜〕李貞麗字淡如桃葉妓〔按李貞麗詳侯方域李姬傳〕○〔駱
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昔以身充下陳〔按傳奇稱李貞麗代香君嫁田仰〕
香女離姮惟餘影對
〔李白擣衣篇〕閨裏佳人年十餘顰蛾對影恨離居
梨花雲裏傷魂只有夢懷人
〔王建夢梨花雲歌〕薄薄落落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顏

真卿石尊聯句離別益傷魂〇詩周南卷耳篇嗟我懷人

燕子樓中啼眼更誰愁似我

白居易燕子樓詩三首並序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爾後絕不相聞迫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張仲素績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績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

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予愛績之新咏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鈿暈羅衫色似烟幾回欲着卽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感故張僕射諸妓詩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此詩爲諷盼盼而作盼盼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我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淸範也乃答白公詩曰自守空房恨斂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旬日不食而死○麗情集關盼盼者徐之絶色也張建封鎭武寧納之建封歿盼盼不嫁有燕子樓詩三首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絶紅袖香消二十年適看鴻鴈岳陽回又覩元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白居易柳詩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蘇軾分火詩鑽研安然誰似我

乃有石城舊令粉署閒曹

廣輿記江南江寧府古蹟石頭城在府治西據石頭山爲城諸葛亮稱石城虎踞卽此○後漢書章帝本紀勉思舊令○漢官儀尚書省中皆胡粉塗壁故曰粉署○白帖諸曹郎曰粉署亦曰仙署○張籍咏懷詩都無作官意賴得在閒曹○

明史楊文驄列傳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浙江叅政師孔子
萬曆末舉於鄉崇禎時官江寧知縣御史詹兆恒劾其貪汚
奪官候訊事未竟福王立於南京文驄戚馬士英當國起兵
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皆監軍京口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
北請築城資守禦從之文驄善書有文藻好交遊干士英者
多緣以進其爲人豪俠自喜頗推奬名士士亦以此附之明
年遷兵備副使分廵常鎮二府監大將鄭鴻逵鄭彩軍及
大清兵臨江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其
地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爲克敵也日奏
捷初九日
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文
驄走蘇州十三日
大清兵破南京百官盡降命鴻臚寺卿黃家鼒往蘇州安撫文驄襲殺
之遂走處州時唐王已自立於福州矣初唐王在鎮江時與

文驄好至是文驄遣使奉表稱賀鴻逵又數薦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加其子鼎卿右都督太子太保鼎卿士英甥也士英遣迎福王遇王於淮安王貧窶甚鼎卿賙給之王與定布衣交以故寵鼎卿甚及鼎卿上謁王以故人子遇之獎其父子擬以漢朝大小耿然其父子以士英故多爲人詆諆明年衢州告急誠意侯劉孔昭亦駐處州王令文驄與共援衢七月

大清兵至文驄不能禦退至浦城爲追騎所獲與監紀孫臨俱不降被戮○〔余懷板橋雜記〕龍友名文驄以詩畫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按〕傳奇稱龍友取香君血濺之扇就血痕作折枝桃花○

竊將點口之脂分來染扇○

〔劉熙釋名首飾篇〕脣脂以丹作之象脣赤也○〔唐百官志〕中尚署臘日獻口脂面脂頭膏○〔楊萬里新荔枝詩〕一點臙脂染蔕旁○

借用畫眉之筆暫以描花○

〔前漢書張敞列傳〕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

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
者○歐陽修詞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
趙合德裾上津華變作元都嫩蕊
伶元飛燕外傳接溫柔佳話註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句婕
妤事后常爲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
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
以爲石華廣袖○玉京經元都在玉京山有七寶城太上無
極大道玉虛皇君之所治也○劉禹錫元和十一年自朗州

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
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杜甫江上獨步尋
花七絕句嫩蕊商量細細開
薛靈芸壺中唾色化成度索蟠根
王嘉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
鄴爲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旁居生窮賤至夜每聚
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鄰中少年
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

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之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應劭風俗通義祀典類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索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飼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其前事冀以衛凶也○杜甫冬日洛城北謁元元皇

帝廟詩仙李蟠根大

扇嘆桃花歌臺會有

晏殊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呂令問雲中古城賦歌臺舞榭月殿雲堂

紅叨人面畫苑所稀矣

孟棨本事詩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也以姓字對曰

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嬌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淸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東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叩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怛。莫

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〇柳貫三月十日觀南安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詩。襞襞畫苑姑撥棄。伸眉更請評法書。

詎知節屆靈辰貴介賞鍾山雪景。

〔歐陽修〕水谷夜行寄蘇子美〔詩〕我來夏云暮素節今已屆。〔揚雄〕甘泉賦〔歷吉日協靈辰。〔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天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韋昭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觀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也〔按〕鍾山改名蔣山。見上蔣阜句。

渡名桃葉名姬奏玉樹歌聲。

〔廣輿記〕江南江寧府〔關梁〕桃葉渡在秦淮口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嘗渡此獻之作歌送之。〔古今樂錄〕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作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又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徵伶皆絕藝選妓悉名姬。〔白居易後宮詞〕夜深前殿按歌聲。〔按〕玉樹。見陳書後主本紀。已詳大捨何註。

錦席既張香君與侍。

〔杜甫〕重泛鄭監前湖詩錦席淹留還出浦。

命如斯薄。誰不畏丞相天威。

〔蔣防霍小玉傳〕我爲女子薄命如斯。○〔晉書職官志〕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明史職官志〕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尙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祇備顧問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列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並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情有所鍾儂已作使君新婦

〔晉書王衍列傳〕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正韻〕俗謂我爲儂。〔韓愈瀧吏詩〕儂幸無負犯〔又〕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古樂府陌上桑〕使君自有婦。○〔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新婦謂府

吏無復重紛紜。

不覺頰潮紅暈忿忿而言

〔陸游宴西樓詩〕酒暈徐添玉頰紅。○〔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用是忿忿懷慙反側。

眉蹙靑顰申申以詈。

〔秦觀和子瞻雙石詩〕春眉鏡中蹙。○〔杜甫江月詩〕滅燭翠眉顰。○〔楚辭離騷經〕女嬃之嬋娟兮申申其詈予。○〔朱子集註〕女嬃屈原姊也嬋娟眷戀牽持之意申申舒緩貌也

熱雖炙手危如燕雀之堂。

〔新唐書崔鉉列傳〕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人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孔叢子論勢篇〕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敝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

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焰縱薰天醜是麒麟之楦

〔宋史韓侂胄列傳〕羣小阿附勢焰薰灼。〔陸機演連珠〕虐暑薰天。〔朝野僉載〕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曰今之弄假麒麟者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皮褐依然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女灌夫詞鋒怒挺滿座俱驚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又〕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又〕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遍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又〕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漢〕夏丞相娶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漢〕强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漢〕乃麾騎縛灌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徐陵與楊僕射書〕足下素挺詞鋒。〔杜牧兵部尚書席上詩〕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孟棨本事詩〕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

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飲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向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此詩而起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活林甫腹劍陰藏當場反恕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唐明皇天寶二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

功業出己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休休相度不居殺歌妓之名

〔晉秦誓〕其心休休焉。〔金史完顏賽不列傳贊〕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洎秉鈞衡殊有相度。〔孟浩然春中喜王九相尋詩〕歌妓莫停聲

隱隱奸謀但唆入樂伶之選

〔劉向九歎志隱〕隱隱而鬱怫。〔孫光憲北夢瑣言〕孔緯拜官教

坊樂伶繼至各求利市。

嗣後虬壺聽漏寂寂長門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以銅爲器百疊差置實以淸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王昌齡長信宮詞〕熏籠玉枕無顏色臥聽南宮淸漏長○〔杜甫涪城縣香積寺官閣詩〕小院廻廊春寂寂○〔三輔黃圖〕長門宮離宮在長安城孝武陳皇后得幸頗妒居長門宮○〔司馬相如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蟬鬢驚秋凄凄永巷

〔馬縞中華古今註〕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側瓊樹始製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冠絕○〔白居易井底引銀

瓶樂府嬋娟兩鬢秋嬋翼。○盧照鄰晚渡渭橋寄示京邑同
好詩時晚鬢驚秋。○詩小雅四月篇秋日淒淒。○爾雅釋宮
宮中衖謂之壼。○疏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瑣語周宣王
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
永巷使其傅毋通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
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
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
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昭陽日影樹頭空盼盡寒鴉

三輔黃圖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
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若蕙草
等殿為十四位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貴
傾後宮昭陽舍蘭房椒壁其中庭彤朱而庭上髹漆砌皆銅
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
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韓偓春晝日詩樹頭初日照西簷
○王昌齡長信秋詞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

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御苑溝流葉上又難通錦字。

〔李適奉和立春遊苑詩〕御苑仙宮待獻春。○〔青瑣高議〕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中拾得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詩於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溝逆流爲宮女韓翠蘋拾之後祐託韓詠門館值帝放宮人三千詠以韓夫人有同姓之親作伐嫁祐成禮之夕各於笥中取紅葉相視乃曰事豈偶

然。詠開宴慶之曰二人可謝媒矣韓氏作詩云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縈素懷今日得成秦晉會方知紅葉是良媒○〔郎瑛七修類藁〕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況在洛乘間與三詩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

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楊妃虢國寵甚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即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笥及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偶覩紅葉吁嗟曰當時偶題不意郎君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句與盧渥同【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日登大慈寺

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談藪】以爲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自異耳予逐書細考意此必三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即本事詩之記也雖有舊寵新恩二句韻脚又是焉知記者非忘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即盧渥之事此北夢瑣言之差訛而事故略焉不然何共詩之同耶侯繼圖之詩既不同於二人事亦大異豈可因題葉而即爲一事耳

之也。况雲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耶。但後之小說流紅記又訛而爲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唐則天皇后璿璣圖詩序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智識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妒滔字連波右將軍于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神風偉秀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克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畧詔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箠辱滔深以爲恨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廻文五采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璿璣圖然讀者

不能悉通。蘇氏笑曰。徘徊宛轉。自爲語言。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著頭。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至。蘇氏所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弗獲。而獨錦字廻文。盛傳於世。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以示將來也。〔杜甫江月詩〕誰家挑錦字。〔辛棄疾詞〕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雁不來。

懸憶天涯夫壻雨櫛風餐。〔李白惜餘春賦〕寄遙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古詩陌上桑篇〕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魏文帝黎陽作〕載馳載驅。沐雨櫛風。〔鮑照代昇天行〕風餐委松宿。

自憐殿角嬋娟花耀月冷。〔楊巨源張郎中段員外初直翰林詩〕金鑾殿角直三清。〔司空圖遊仙詩〕蛾眉新畫覺嬋娟。鬬走將花阿母邊。〔孟郊嬋娟篇〕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烟。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

真可憐。〔范成大梅詩〕人憐疏影瘦花笑病翁臞。〔陸龜蒙懷章來二上人詩〕月冷風微宿上方。

無何洪河失守記室從間道逃歸。

〔班固西都賦〕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廣輿記〕江南揚州府山川伊婁河游龍河。〔左傳宣公十年〕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後漢書百官志〕諸王三公及大將軍幕府皆有記室掌章表書記文檄。〔前漢書高祖本紀〕沛公旦日從百騎見羽鴻門〔又〕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又〕有頃沛公起如厠招樊噲出置車官屬獨騎與樊噲靳彊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杜甫後出塞詩〕中夜間道歸

文社重聯鈎黨陷圜扉禁錮。

〔按〕文社詳復社句。〔都城紀勝〕社會文字則有西湖詩社。〔後漢書靈帝本紀〕建寧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南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鈎黨

下獄死者百餘人。註 鈎。謂相牽引也。○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註 圜土。獄城也。○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鞠茂草於圜扉。○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五年閏月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

罰以驢之拔橛光祿則快意私讐。

新唐書酷吏王旭列傳毎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懸等。以怖下。○後漢書百官志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戸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戸考其德行而進退之。○史記欒布列傳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隋書刑法志若亦刑隨喜怒道睽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脛。恣興夷剪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刃臠割此謂匹夫私讐非關國典。○明史馬士英列傳阮大鋮附初舉朝以逆案攻大鋮大鋮恨甚及見北都從

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吾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僞國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從逆光時亨等。時亨名附東林。故重劾之。大鋮又誣逮顧杲。及左光斗弟光先。下獄劾周鑣雷縯祚。殺之。時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爲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捕。大鋮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等姓名。納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不備列。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爲大鋮訟冤。修好矣。大鋮恨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歎其麟也傷鉏。廷尉則酸心清議。

〔孔子家語辯物篇〕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後漢書百官志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平獄奏所當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十七拍兮心鼻酸○新唐書許孟容列傳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掖士天下清議尙之

乃若張金吾者

後漢書百官志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明史職官志錦衣衛掌侍衞緝捕刑獄之事又凡承制鞫獄錄囚勘事偕三法司○朱彝尊明詩綜張鹿徵字瑤星後更名怡亦作遺應天人都督可大子以府學生承廕錦衣衛正千戶甲申陷賊不屈受刑潔身歸隱棲霞山自號白雲道者按傳奇作張薇字瑤星宏光立復爲南京錦衣衛爲捕社黨遁入棲霞山爲道士

受詔捕囚下吳導伏牀之淚

庾信哀江南賦望廷尉之捕囚○後漢書黨錮范滂列傳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

棄官避罪。識通明解組之機。

〔左傳文公十六年〕棄官則族無所庇。○〔董仲舒賢良策三〕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南史隱逸陶宏景列傳〕陶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又〕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奏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周興嗣千字文〕兩疏見機。解組誰逼。○〔唐明皇送賀知章歸明詩序〕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

遁跡棲霞。學仙辟穀。

〔鮑照秋夜詩〕遁跡避紛喧。○〔廣輿記江南江寧府山川〕攝山在府東北。產攝生草。上有千佛嶺棲霞寺。○〔南史明僧紹列傳〕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又〕齊建元元年冬。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又〕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雲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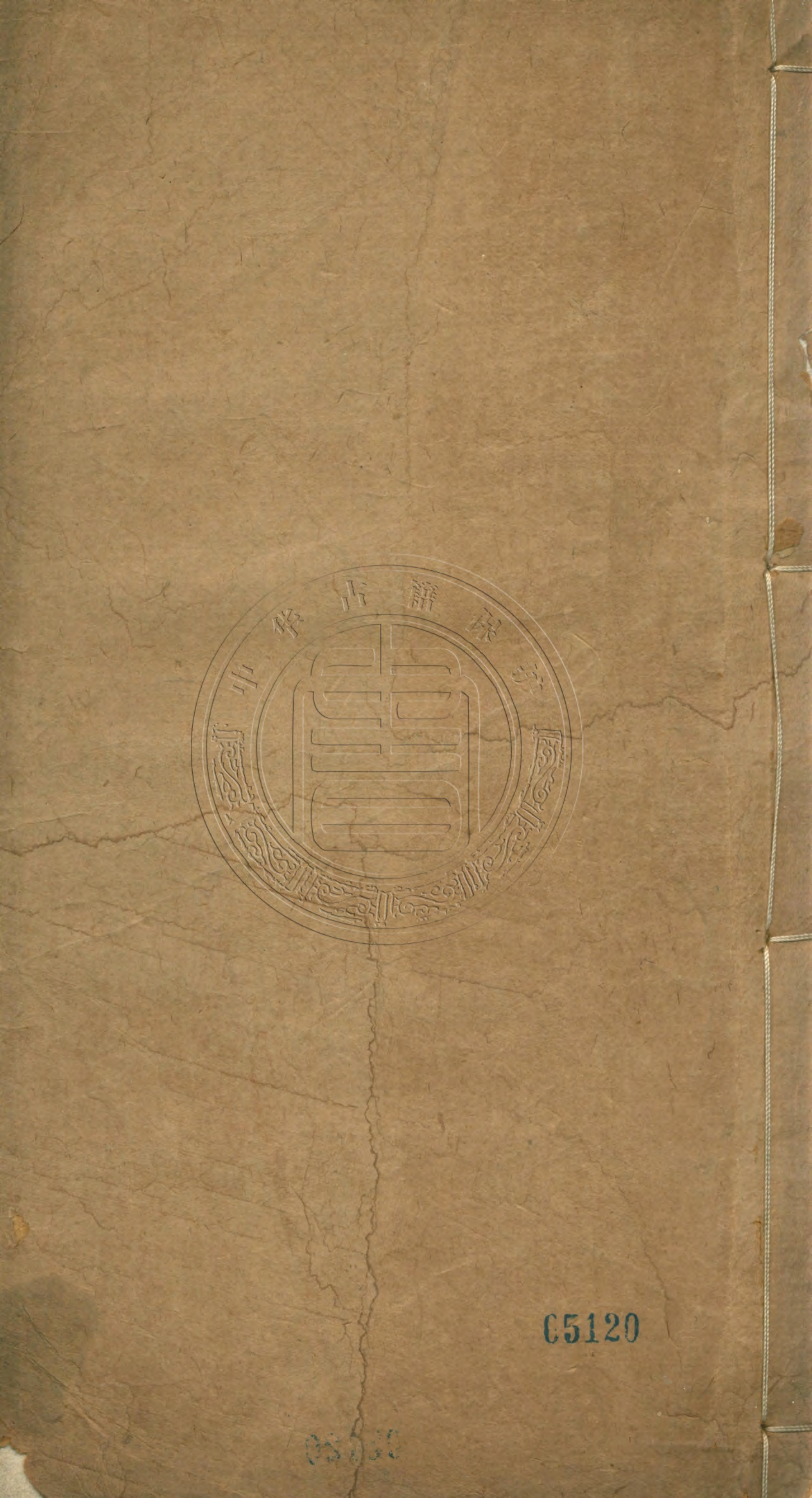
既而遁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爲恨昔戴仲若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史記封禪書黄帝且戰且學仙○隋書王貞列傳答齊王暕索文集啟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遊聖之難○史記留侯世家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又乃封張良爲留侯又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强秦天下振動今已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戸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置是非於弗問付榮辱於罔聞矣

莊子齊物論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趙嘏贈王明府詩誰向人間問是非○蘇軾次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詩何當一醉百弗問○易繫辭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書允征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桃花扇傳奇後序詳註卷三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C5120

桃花扇傳奇後序詳註卷四

花庭閒客編輯

哀哉廟堂錯亂擾擾如棋

詩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劉向說苑政理篇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晉書石季龍載記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敝○宋玉神女賦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白居易郡中卽事詩遥思九城陌擾擾趨名利○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終敬始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杜甫秋興詩聞道長安似奕棋

將相顛狂紛紛似瘧

史記太史公自序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惟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南史袁粲列傳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元稹聽前栢詩我本顛狂醉酒人○徐鍇水志分寧縣本常州痎市也西蜀目

痎市如瘧疾間日作也

幽拘太子誰為世上江充

古今樂錄拘幽操紂拘文王於羑里而作也○陳高懲慾詩念昔賢與哲難危尚拘幽○前漢書江充列傳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又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又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惟江君

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又〕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爲巫蠱事。〔又〕賀父子皆坐誅。〔又〕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汚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强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又〕太子由是遂敗。〔又〕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遣愁集〕〔宏〕光三月甲申。太子來自金華。遣內使持御札召至。聞者爭赴。明日有旨禁私謁。中夜移入內。己丑乃命會審於大明門。楊維垣飈言謂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相類。因而誤傳。辛卯於午門外復審。馬士英復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喚王之明不應。詰之。乃大聲曰。何不呼明之

王沾喝上樓。太子號呼皇天列帝。聲徹內廷。傳諭放樓。發鎮撫司。有無名子題於皇城。有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之句。會御史陳言奏稱。民口籍籍。皆言諸臣欲絕先帝血㊙。因得温旨。着好生護養。弗輕用刑。以招民謗。乃得不死

○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順治二年乙酉二月。僞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

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識認。大學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鞫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詰其僞。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

王王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實多旣
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
厚質凝重此人機辯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
已死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
之越三日鞫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并
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寧南侯左良玉具疏言東宮
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俱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
李賊逆亂尙錫王封（賊獲太子慈烺僞封宋王）何至一家視同讐敵明知
窮究必無別情必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
委裘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
之來何人定爲姦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
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
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
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實
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
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旣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

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抄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發氣發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略諭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

大清兵薄南都王奔南都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

轔轢元妃忍作朝中孟德

司馬相如上林賦徒車之所轔轢〔註〕郭璞曰轔踐也轢輾也○左傳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後漢書獻帝伏皇后列傳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爲請不能得○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順治二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自越其杰所至命錦衣衛監侯氏故

周府宮人。洛陽破。氏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王弗召。至是自其杰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爲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鞫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弗視。可宗亦辭弗審。改命屈尙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駡。尋死獄中。

獨有一藩恚恨。欲來內靖。於苗劉

晉書八王列傳序。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繄賴。○史記外戚世家。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卒。○宋史苗傅列傳劉正彥附。苗傅。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爲殿前指揮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

部八千扈衞駐於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和路經略使。死王事。正彥由閤門祗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於朝。復爲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又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宗從王淵議。由鎭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衞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氏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威福由己出。其徒效民居。肆爲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顚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逵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內侍實左右之。及淵躐躋樞筦。衆謂薦由內侍。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撽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傅積不能平。與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鈞甫等

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傅部分既定乃給淵以臨安縣有溢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乃苗金乃劉也於是頗洩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明日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鬚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叩閽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允大呼聖駕來傅見

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皆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

陛下何惜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傳卽樓下腰斬履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卽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卽下詔請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又）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又）是日帝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待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

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又）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改元明受張俊遺書二凶褒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官朝睿聖宮以傅爲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浚遣進士馮轓赴行在請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旣遣轓旣檄諸路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又）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

道宗爲節制司叅議官措置海船以防賊甲午販曹擇藍珪
於嶺南傅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邀帝
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論止之馮轓說二凶反正傅按劍瞋目
視轓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乃可卽遣歸朝官趙休與轓
共招浚乙未呂頤浩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
申韓世忠兵至平江卽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
投鼠忌器不可太急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并
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
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轓至平江浚復遣入賊

責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傅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
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黃州團練
使郴州安置鄭瑴上疏謂浚不當責咨遣所親謝嚮變姓名
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
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轓至臨
平見馬柔吉同縋入城詣朝與傅等議傅曰爾尚敢來耶欲
拘轓浚逆知之謬爲書遣轓言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初

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得浚遺輅書大喜。乃釋輅。壬
寅浚得讁命。恐將士解體。紿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頤浩至
平江。與浚對泣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幕客李承造草檄
告四方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卽呼馮輅。勝非議復辟。癸
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二千屯湖州小林。丙
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爲知樞密院事。丁未勝非
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
帝還宮。都人大悅。帝御前殿。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
君爲皇太子。辛酉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
炎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
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
堂。趣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酉頤浩浚
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苗傅犯富陽。統制
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寅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
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丁巳犯壽昌。
縣民充軍。庚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

忠請任討賊丁卯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
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沙溪鎭統制關師古自江東討賊
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閒五月戊寅朔
世忠發杭州庚寅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
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
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
呼揮軍直前正彥墜馬生擒之賊將江池殺孟皐擒苗翊降
衆悉解甲張逵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姓
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壬寅詔
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俘傅正彥以獻磔於建康市○

〔明史馬士英列傳阮大鋮附〕先是左良玉援監國詔書不肯
拜袁繼咸强之乃開讀如禮而屬承天守備何志孔巡按御
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
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僞兵部尚書周文江重賄爲題
授叅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
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

臣同死。士英大號呼。王搖首不言者久之。贊周即執志孔侯命。王因澍言意頗動。夜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王嘿然。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命爲錦衣衛指揮使。及良玉復蘄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訐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令部將羣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袁繼咸爲上疏代澍申

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及僞太子獄起。良玉遂假爲兵端。太子之來也。識者指其僞。而都下士民譁然。是之。又有童氏者。自稱王妃。亦下獄。督撫鎮將交章爭太子及童妃事。王亟出獄辭。徧示中外。衆論益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王滅絕倫理。澍在良玉軍中。日夜言太子冤狀。請引兵除君側惡。良玉亦上疏請全太子。斥士英等爲奸臣。又以士英裁其大餉。大恨。移檄遠近。聲士英

罪復上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為難逆案先
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脩之越其杰貪
婪遣戍濫受節鉞張振孫贓汙絞犯驟畀京卿他如袁宏勳
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等或行同狗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
當路已為首輔用腹心阮大鋮為添註尙書又募死士伏皇
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
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傷損盛德復引用大鋮睚眦殺人如
雷縯祚周鑣等鍛鍊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為題

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目今
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大鋮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拱乾而
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
欲寸磔士英大鋮以謝先帝乞立肆市朝傳首抒憤疏上遂
引兵而東士英懼乃遣阮大鋮朱大典黃得功劉孔昭等禦
良玉而撤江北劉良佐等兵從之西○按左良玉疏參馬士英數其七大罪明史所載
疏文係史臣改削今將原疏附錄之○竊見逆賊馬士英出
自苗種性本兇頑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
慈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死地臣前兩疏望皇上從容審
處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士英奸謀日甚臣自此義不與奸賊

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髮指。皆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俯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爲仇。逆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脩之。思宗改謚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雪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士英賣官鬻爵。殆無虛刻。致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於六部。士英占握兵柄不放。是弁髦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鋮爲添註尚書。以濟其篡弒之謀。兩子梟獍。各操重兵。司馬昭復生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先擇其尤。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寄於阮大鋮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恭儉仁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聖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變。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乃睚眦殺人。將生平不快之人。一網打盡。

罪不容於死者。六也。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先帝殉難。皇子幸存。士英乃與大鋮一手拏定。抹煞的確認識之方拱乾。而信串通朋謀之劉正宗。不畏萬世綱常。忍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嗣君。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諸幽囚。天荒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謹束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左〕良玉討馬士英第二檄略云。馬士英者。蠻獠無知。貪狠背義。挾異人爲奇貨。私嫪毐以種奸。敷蝦蟇之不聞。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屠滅皇宗。遂敢刑戮太子。效胡濙之名訪邋遢。既不使之遯於荒野。踵錢寧飢

訊大千。又不咎其褻於深宮。羣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犴幽囚。視雀探而更憐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拳毆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謗豈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沉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既剮其臣。并剪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成羣。誰敢曰吾君之子。依違欲了。咸稱云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遇毒蟒。尙何言哉。艮玉受恩故主。爵忝通侯。寧無食蕊之思。詎忘結草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驟虎豹之亟驅。風雲氣憤。矢鷹鸇之必逐。日月光昭。郿塢豐盈。應有燃臍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災。

其如三鎭糊塗。反去外防於韓馬。

新唐書林蘊列傳涇原鳳翔邠寧三鎭。皆右臂大藩。○明史黃得功列傳黃得功號虎山。開原衞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孤與母徐居。少負奇氣。膽略過人。年十二。母釀酒熟。竊飲至盡母責之。笑曰。償易耳。時遼事急。得功持刀雜行伍中。出斬首二級。中賞。率得白金五十兩。歸奉母曰。兒以償酒也。由是隸

經略爲親軍累功至遊擊崇禎九年遷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十一年以禁軍從總督熊文燦擊賊於舞陽鑿光固間最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玉於淅川之吳村王家寨大破之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畈賊革里眼等五營降十四年以總兵與王憲分護鳳陽泗州陵得功駐定遠張獻忠攻桐城挾營將廖應登至城下誘降得功與劉良佐合兵擊之於鮑家嶺賊敗遁追至潛山禽斬賊將闖世王馬武三鷂子王興國三鷂子獻忠養子最驍勇者也得功箭傷面愈自奮與賊轉戰十餘日所殺傷獨多明年移鎮廬州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立江南進封侯旋命與劉

良佐劉澤清高傑爲四鎮〔又〕左良玉東下以清君側爲名至九江病死軍中立其子夢庚命得功趨上江禦之駐師荻港得功破夢庚於銅陵解其圍命移家鎮太平一意辦賊論功加左柱國〔明史劉澤清列傳〕東平伯劉澤清曹縣人以將材授遼東寧前衛守備遷山東都司僉書加參將崇禎三年

大清兵攻鐵廠欲據以絕豐潤粮道援守三屯總兵楊肇基遣澤清來

援未至鐵廠十五里遇
大清兵力戰自辰至午不決得濟師轉戰至遵化夾擊遂得入城敘功
加二級至副總兵五年以侵尅軍糧被劾詔立功衝要地六
年遷總兵其冬加左都督恢復登州有功八年詔統山東兵
防漕九年京師戒嚴統兵入衛令駐新城爲南北控扼復命
留守通州加左都督太子太師十三年五月山東大饑民相
聚爲寇曹濮尤甚帝命澤清會總兵楊御蕃兵剿捕之八月
降石都督鎮守山東防海澤清以生長山東久鎮東省非宜
請辭任帝令整旅渡河合諸鎮星馳援勦十六年二月賊圍

開封久澤清赴援以朱家寨去汴八里提五千人南渡倚河
爲寨疏水環之欲以次結八寨達大堤築甬道饋饟城中壁
壘未成賊來爭相持三日互有殺傷澤清卽命拔營去惶擾
奔迸士爭舟多溺死者澤清爲人性恇怯懷私觀望嘗妄報
大捷邀賞賜又詭稱墮馬被傷詔賚藥資四十兩命赴保定
勦賊不從日大掠臨清率兵南下所至焚刦一空寃氛日急
給事韓如愈馬嘉植皆謀奉使南歸如愈嘗劾澤清過東昌

澤清遣人殺之於道無敢上聞者京師陷澤清走南都福王以爲諸鎮之一封東平伯駐廬州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排擠異已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王初立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今歲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都御史劉宗周劾諸將跋扈狀澤清遂兩疏劾宗周且曰上若誅宗周臣即卸職朝廷不得已温詔解之又請禁錮按不得拏訪追贓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朝廷皆曲意從之

順治二年四月揚州告急命澤清等往援而澤清已潛謀輸欵矣

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澤清頗涉文藝好吟咏嘗召客飲酒唱和幕中蓄兩猿以名呼之即至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甌可容三升許呼猿捧酒跪送客猿猙獰甚客戰掉避匿不敢取澤清笑曰君怖耶命取四撲死堦下剜其腦及心肝置甌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飲釂顏色自若其兇忍多此類口〔綏寇末〕

刻編〕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總督淮揚。再率麾下從護祖陵。禦革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按〕劉良佐降於我

大清是以明史不立傳。其時高傑已爲許定國所殺。故止稱三鎭。〔宋史呂端列傳〕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也。〔又〕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後漢書董卓列傳〕李傕郭汜。〔又〕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又〕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又〕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又〕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又〕呂布戰敗出奔。〔又〕司徒王允〔又〕見殺。〔又〕傕汜共秉朝政。〔又〕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禀。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

壁壘之長槍大劍。未分誰弱誰強。

[史記黥布列傳]漢王收諸侯。還守城皐。營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歐陽修五代史]史[宏]肇列傳[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眞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

板磯之快馬輕刀。總屬自屠自戮。

[名勝志]繁昌縣西。大陽山麓。有龍池。旱禱見虺蜴。卽雨。山盡於江。脉出江者。爲板子磯。一名返秦磯。○恭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明左良玉死於九江。[又]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爲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尚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進拒夢庚於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鋮等。日虛張捷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於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古詩]折楊柳歌辭。健兒須快馬。輕刀見上。私讐也。

江南撤守人歎城空。

[爾雅釋地]江南曰揚州。[註]自江南至海。○[異聞錄]後周強練好言未然事。以一無底囊。乞於長安市。人以米及麥遺之。隨

即漏地曰但欲使人知盛空耳後隋移都龍首山城空之應

淮北乘虛兵從天降

前漢書高帝本紀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卹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前漢書周勃列傳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既發至灞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

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明史馬士英列傳阮大鋮附

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寺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請無撤江北兵亟守淮陽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

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欵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
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陽備禦益弱會艮玉死其子夢庚連
陷郡縣率兵至采石得功等與相持大鋮孔昭方虛張捷音
以邀爵賞而
大清兵已破揚州逼京城
灰釘乞命公輔則烏巳焚巢
南史徐勉列傳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殮相尚以速
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
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

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
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迴翔傷情滅理
莫此爲大○三國志魏書王凌列傳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
凌爲太尉假節鉞凌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
立彪都許昌又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
宏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又掩至逼
凌又凌面縛水次又送至京師至項飲藥死裴松之註引魏

罯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椽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耶遂自殺○前漢書孔光列傳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易旅卦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羊于易凶註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明史馬士英列傳阮大鋮附五月三日王出走太平奔得功軍孔昭斬關遁明日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爲衛走浙江經廣德州知州趙景和疑其詐閉門拒守士英攻破執景和殺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爲母妃行宮不數日大鋮大典方國安俱倉皇至則得功已兵敗死王被擒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未幾

大兵至王率衆降尋同母妃北去此即大器等所議欲立者也杭州既降士英欲謁監國魯王魯王諸臣力拒之大鋮投朱大典於金華亦爲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嚴州總兵方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中大鋮掀髯指掌日談兵國安甚喜

而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已居惡名頗以爲恨已我
兵擊敗士英國安無何士英國安率衆渡錢塘窺杭州
大兵擊敗之溺江死者無算
組馬隨營國主則魚難脫網
史記秦始皇本紀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
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卽繫頸以組白馬素
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歐陽修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
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陳覺奉使見舟師
列於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

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
主勞其良苦而已○史記酷吏列傳網漏於吞舟之魚○趙
師秀官田之集次陳伯壽韻詩快若魚脫網○明史諸王列
傳我
大淸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出走太平蓋趨得功軍也
壬辰士英挾由崧母妃奔杭州癸巳由崧至蕪湖丙申
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執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歸於

京師。
以致猛將自裁於虎帳轍亂旗靡
李陵答蘇武書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司馬遷報任安書此
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陸游南唐書徐知
諤列傳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塲連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
僚會飲其中忽大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左傳莊公十年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大星忽落於艎舟冰消瓦解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列傳裴松之註引晉陽秋有星赤而芒
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投大還小俄而亮卒
○杜甫故衛將軍挽詞前軍落大星○張協七命乘艎舟兮
爲水嬉○新唐書李密列傳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
曾未旋踵瓦解冰消○明史黃得功列傳時
大清兵已渡江知福王奔分兵襲太平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
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

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得功戰荻港時傷臂幾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敵而劉良佐已先歸命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遂挾福王降得功粗猛不識文義江南初立王詔書指揮多出羣小得功得詔紙或對使罵裂之然忠義出天性聞以國事相規誡者輒屈已改

不旋踵北來太子之獄得功抗疏爭曰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詔狥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詞取禍矣時太子真僞莫敢決而得功忠憤不阿如此得功每戰飲酒數斗酒酣氣益厲喜持鐵鞭戰鞭漬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爲黃闖子始爲偏裨隨大帥立功名未嘗一當大敵及專鎭封侯不及一年餘而南北轉徙至逃將潰無所一用其力束手就殪與國俱亡而已其軍行紀律嚴下無敢犯所至

人感其德。廬州。桐城。定遠。皆爲立生祠。塐儀眞方山母墓側。
大清賜諡忠桓。○按黃得功。我
拋戈抱馬秣陵差比車師。
新唐書李光顔列傳元和元年討蔡。以成州刺史。充忠武軍
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州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又光
顔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拋戈棄甲請命。○後漢書耿
秉列傳十七年夏。詔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出白山擊車
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

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
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
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
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又走出門。脫帽抱馬
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按秣陵見上建業
句。○恭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我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欵。勳戚自魏國公徐州爵。駙馬都尉齊贊元。靈壁侯湯國祚。安遠侯柳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并城內官民迎降。高傑子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於沿途歸附。得馬步兵二十三萬。

投水楚魚。汨羅即同胥浦。

〔昭明文選離騷經王逸註〕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亦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也。〔楚辭漁父篇〕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史記屈原列傳〕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正義〕曰。故羅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廣輿記江南揚州府山川〕胥浦在儀真。相傳爲伍子胥解劍渡江處。〔明史史可法列傳〕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

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
以孝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叅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
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廵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
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
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
才李萬慶自郎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
從間道突安慶石碑尋移桐城叅將潘可大擊走賊復爲

盧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
大勦捕賊走盧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
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
其黨搖天動別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
練潭石井陶冲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當是
時陝寇聚漳寧分犯岷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總理盧象升
既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禎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以
熊文燦代家楨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驚七月

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踰期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禦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

艱去服闋起戸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旣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姪

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
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
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淸。高傑。發兵迎福王至儀眞。於
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
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
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
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愼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
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

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
衆舉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勳
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
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鋮。可
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
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衞及錦衣衞諸軍。悉入伍
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鎭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

畜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隨請督師出鎮淮陽。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即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為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法啟行，即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慎

言舉吳甡，講殿上拔刀逐慎言。可法馳疏解，孔昭卒扼甡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初，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

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畧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愷之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洶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州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

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廵淮南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廵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脩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

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撫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初可法虞傑跋扈駐得功儀真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搆兵曲在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縶繩之豈散秩閒曹

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畧中原計諸鎮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至鶴鎮諜報我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往援。
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既走陝西。猶未
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讎在目。一矢未加。
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
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
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
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
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
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讎。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非食。嘗膽臥

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尙虞無救。
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
者氣也。君所以能御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
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爇薪之時。臣願陛下爲
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
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
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

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
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
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
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
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
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
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勵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
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衎左
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即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

未滅即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讐雪
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
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
無不感泣比
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敘防河將士功耳慢
弗省而諸鎮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爲
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欽餉諸軍皆飢頓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

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既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衞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已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詆可法士英喜故有

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

大淸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報盱眙已降

大淸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鎭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請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揚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叙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擒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殽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遥語其故。知府民

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予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有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

後流寓宜興閲四十年而卒。○〔按〕史可法。我

大清賜謚忠正。○〔又按〕傳奇稱史可法投江而死。屬誤。 ○恭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先是我睿親王 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淸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

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弑君親中國臣民不聞
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
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
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
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
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

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
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
茲乃乘逆寇稽誅
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天
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
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
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
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
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
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
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
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
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
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
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卽
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
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
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
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可法旋遣人答書書曰南中

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
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
金玉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
賊尙稽天討煩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父之
怨敬爲
貴國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
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
凶問遂來地拆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
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
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
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
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
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
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
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淸瑞應

非一郎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脩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淸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

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

乎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讐未剪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絶存亡仁恩遐
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
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
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
讐規此幅幀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
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
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
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
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討諜知捲土
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終始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
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炤燿千秋本朝圖報惟力見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

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按讀睿親王之書。知我

大清得天下之正。讀史可法之書。知人臣無二心之義。以彼景仰

聖朝。誠知

天命所歸。非由崧之闇庸所能抗拒。但以身爲明臣。當爲明死耳。夫大廈傾頹。一木何能支拄。觀其督師江上。受制於權奸。倘我

大清之

天戈遲指。可法且將爲熊廷弼袁崇煥之續矣。是可法之得正命而死者。幸也。○又按正白旗漢軍朱姓者。明之嫡裔也。世襲延恩侯罔替。則睿親王虞賓之說。誠非虛語。且修整明諸帝后陵寢。皆極堅固壯麗。歲歲致祭。我

大清之待前明。誠爲至優極渥。波及殉節諸臣。皆

賜以美諡。

褒忠之典。又超越千古矣。

景華螢火絕不見腐草之光。

隋書煬帝本紀。十二年五月壬午。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偏巖谷。○禮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衛湜禮記集說。馬氏曰。腐草爲螢。則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李商隱隋宮詩。而今腐草無螢火。

芳樂香塵。那復有金蓮之步。

南齊書東昏侯本紀三年夏。於閱武堂起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閣諸樓觀。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種好樹美竹。○王嘉拾遺記石季倫。又侍人美豔。又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迹者。屏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南史齊東昏侯本紀。又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三百年豐功盛德。蟻夢槐柯。

張三異明紀彈詞。惟有明朝一代。自洪武至崇禎。歷二百七十八年。○按太祖三十一年。惠帝四年。太宗二十三年。仁宗一年。宣宗十年。英宗十四年。代宗七年。英宗又八年。憲宗二十三年。孝宗十八年。武宗十六年。世宗四十五年。穆宗六年。神宗四十八年。光宗一月。熹宗七年。莊烈帝十七年。○班彪王命論。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易繫辭。日新之謂盛德。○李昌齡樂善錄。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

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大槐安國。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於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卽以公主名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二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卽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卽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

十五陵。剩水殘山蜃消海市。

按明史本紀。太祖葬孝陵。成祖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代宗壽陵。憲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慶陵。熹宗德陵。莊烈帝思陵。○杜甫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園林詩。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陸佃埤雅。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霧。飛鳥倦飛。就之以息。喜且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而見。○沈括夢溪筆談。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

乾坤板蕩無一個社稷之臣

易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申培詩說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諫之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新唐書蕭瑀列傳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劉向說苑臣術篇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風雨漂搖餘幾許林泉之客

詩豳風鴟鴞篇風雨所漂搖○北史韋夐列傳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焉

如斯而已豈不哀哉

叟頗有白髮禮生失其姓字
〔李白樂府將進酒篇〕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若青絲暮
若雪○〔梁書劉穀列傳〕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陶潛五柳
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
黃冠道士曾現宰官
〔新唐書方伎李淳風列傳〕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
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太上太霄琅書經〕人行大道號
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爲事故
稱道士○〔法華經〕以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

見陌上之銅駝鼻酸舊國
〔晉書索靖列傳〕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
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晁冲
之敦素有以書局處之者作詩迎之朝回金馬門前曉晏罷
銅駝陌上春○〔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江淹獄
中上建平王書〕履影弔心鼻酸骨痛○〔前漢書魏豹田儋韓
信列傳贊〕楚漢之際豪傑相王惟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

國之後。

聞山中之謝豹腸斷先王。

左傳桓公十二年驅楚役徒於山中。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爲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以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

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受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羅泌路史餘論杜宇末年遜位鱉靈鱉靈者荊人也又死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爲相後禪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鵑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禪之而淫其妻耻之死爲子巂故蜀人聞之皆起曰我望帝也。陸游老學庵筆記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鰕曰謝豹鰕市中賣筍曰謝

豹。箇唐顧況送張衞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
不知謝豹爲何物也○[伊席夫鄉嬛記]昔有人飲於錦城謝
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而去女恨甚後聞子
規聲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尙敢至
此乎故名謝豹。○[杜牧子規詩]蜀地曾聞子規鳥宣城又見
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書盤庚上]古
我先王。
於以郵戶醵錢追薦中元之節。

[禮記禮器]周禮其猶醵與。[註]合錢飲酒爲醵。○[歐陽修歸田
錄]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涖事於外其罷而在院常數
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
[道經]七月十五中元日地官校勾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
聖衆普詣宮中簡定劫數人鬼傳錄餓鬼囚徒一時皆集以
其日作元都大獻於玉京山採諸花果珍奇異物幡幢寶蓋
淸膳飲食獻諸聖衆道士於其日夜講誦是經十方大聖齊
咏靈篇囚徒餓鬼俱得飽滿免於衆苦得還人中

仙壇酹酒仰招上界之魂。

元結登九疑第二峰詩九疑第二峰。其上有仙壇。○後漢書公孫瓚列傳祭辭先人酹酒祝曰。○韓愈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上界真人足官府。

麥飯一盂權抵作當年鼎鼐。

後漢書馮異列傳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虖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韓愈送石處士序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左思魏都賦準當年以爲量。○爾雅釋器鼎絕大謂之鼐。○王令寄黃滿二子詩滋味和鼎鼐。

菜羹半缽聊充爲今夕犧牲。

禮記玉藻子卯稷食菜羹。○陸游野興詩蕭條生計君無笑

一鉢藜羹敵百珍。〔詩唐風綢繆篇〕今夕何夕。〔周禮牧人〕
凡祭祀供其犧牲。
逌及殉難忠臣死綏厲鬼。
〔明史忠義列傳序〕湛身殉難者未易更僕數。〔史記趙世家〕
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三國志魏
書武帝本紀〕下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註〕魏書曰綏。却也有
前一尺無却一寸。〔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
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
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新唐書張巡
列傳〕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
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恭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崇禎七年春正月。〔又〕賊自鄖陽渡漢遂入四川陷夔州
〔又〕署府事同知何承光死之。〔又〕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被執罵
賊不屈賊碎其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妻女巡檢陳國儁及
妻皆遇害又陷巫山通江巡檢郭贊化陣歿指揮王永年由
實守備郭震辰皆力戰死。冬十一月〔又〕賊自陝西出犯河

南〔又〕殺固原道陸夢龍〔又〕遊擊賀其勳都司石崇德〔又〕俱戰
死時隆德令費彥方以城陷被執不屈死○八年春正月〔又〕賊
略江北霍邱先陷縣丞張有儔教諭倪可太訓導何炳若皆
死潁州繼之知州尹夢鼇通判趙士寬皆拒賊不敵投水死
夢鼇弟姪七人從死士寬妻李攜三女登樓自焚死僕王弁
亦駡賊死致仕尚書張鶴鳴及其弟副使鶴騰子大同一門
皆死衛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羅元慶田得
民王之麟及中書舍人田之潁知縣劉道遠光祿寺丞李生

白訓導王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杰諸生劉廷傳廷石韓光
祖及子定策孫日曦皆死之有檀之槐者護母柩不去與賊
格鬬殺數人被磔死官紳士庶死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婦人
殉節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一時忠烈稱獨盛城破後亦無
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屠之○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等
戰死〔又〕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死之〔又〕獻忠東陷廬江屠
巢無為潛山太湖宿松〔又〕廬江里居參政盧謙命服危坐中
門賊至不動遂殺之舉人張受畢尹周亦皆不屈死〔又〕太湖

知縣金應元自經死訓導扈永寧亦死焉○六月賊復走陜西〔又〕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又〕總兵曹文詔戰死○〔按〕曹文詔我
大清賜專謚忠果○九年春正月〔又〕高迎祥圍廬州不能破分道陷含山和州知州黎(宏)業訓導唐正諫在籍御史馬如蛟皆死之○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叛於穀城〔又〕殺知縣阮之鈿〔又〕進陷房縣知縣郝景春及其子鳴鸞皆死之〔又〕守備楊道選巷戰死〔又〕主簿朱邦聞被執不屈死遊擊羅岱追之至羅睺山遇伏岱被執不屈死○十三年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陷四川〔又〕大昌進屯開縣永寧降將張令戰死○九月李自成走鄖均遂入河南〔又〕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啟泰移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又〕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已百戶孫世英皆死之狀萬安王采鏵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罵賊死○十四年春正月官軍追張獻忠於開縣敗績〔又〕叅將劉士杰遊擊郭世開皆戰死○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又〕尚書呂維祺方家居〔又〕被執不屈死同時以鄉官死難者待詔郭顯星推官黨克念知縣劉芳荄皆洛陽人以舉

人死難者。洛陽張民表。嵩縣王翼明。以布衣死難者。孟津孫挺生。新安馬明山。李登英。○[按]呂維祺我

大清賜謚忠敬。○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又]叅議張克儉。推官鄺曰廣。遊擊黎民安等。死之。[又]殘商城。知縣盛以恒。竭力守禦。城陷。及其孫覺。教諭曹惟禎。典史呂維顯。皆不屈死。邑紳士殉難者。則有削籍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洪引徵。行取知縣馬剛中。候選教官段增輝。舉人余容善。諸生盧詔德。黃焯。陳廷對。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皆罵賊死。所修。黨魏忠賢。麗名逆案。至是死節。○獻忠自商城疾趨犯信陽。知州尙

孝誌。訓導李逢旭。陳所聞。邑進士張應宿。皆死之。○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軍潰於新蔡。死之。○十二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鏌。總兵猛如虎。死之。[又]叅政艾毓初。知縣姚運熙。守衛門迎恩。訓導楊氣開。皆死。明年李自成再破南陽。知府邱懋素。亦死之。○十五年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於襄城死之。○[按]明史。初。襄城諸生張永祺。迎喬年。城破。自成購永祺不得。屠其族。劓刵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時張國欽。張一貫。黨威。李萬慶。及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知縣曹思正。典史趙鳳豸。皆死之。○五月

〔又〕張獻忠陷舒城。據之。教諭楊廷璧。與在籍編修胡守恒。罵賊死。連陷廬州。通判趙興基。經歷程元綬。指揮趙之璞。皆力戰死。○閏十一月。李自成陷汝寧。前總督侍郎楊文岳。死之。〔又〕總兵虎大威。中礮死。〔又〕兵備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爲。通判朱國寶。副將賈悌。叅將馮名聖。汝陽知縣文師頤等。俱不屈死。○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又〕殺湘陰王儼鉀。〔又〕巡撫宋一鶴。總兵錢中選。留守孫壽崇。副使張鳳翥。知府王璣。鍾祥令蕭漢等。皆死之。○五月。〔又〕張獻忠陷武昌。沉楚王華奎於江。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死之。〔又〕逢聖妻危氏。子覲明。光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皆從死。〔又〕長史徐學顏。叅將崔文榮。俱戰死。〔又〕時官紳士庶死節者。通判李毓英。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瑄。及黃岡諸生馮雲路。汪延陛。江夏諸生明睿。熊雯。大冶尹如翁。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栻等。

○按賀逢聖我

大清賜謚忠愍。

○冬十月。李自成寇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又〕賊遂陷華陰。渭南知縣楊暄。死之。鄉官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罵賊不絕口。遂遇害。企仲族子尚書居益。子主事居業。

皆被執不屈加炮烙而死連破華商商雒道黄世清一門遇害其僕唐世鳳罵賊不屈死〔又〕自成入秦王宮執秦王存樞投權將軍妃劉氏死之巡撫馮師孔及按察使黄絅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尚絅自經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亦皆赴井死鄉官都御史焦源溥罵賊支解死其兄都御史源清不屈死僉事王徵絶食死叅政祝萬齡投繯死時孫傳庭妻張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又〕鳳翔不下屠之以僞檄誘降榆林亦不下自成大發兵攻之兵備副使都任督

餉員外郎王家祿里居總兵官汪世欽尤世威世祿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爲天下最賊遂乘勝降寧夏屠慶陽韓王亶㙉被執副使段復興一門死之知府董琬里居少卿麻禧皆不屈死移攻蘭州巡撫林日瑞副將郭天吉總兵官馬爌中軍哈維新姚世儒同知藍臺鄉官羅俊傑趙官等皆死〇又遣副將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〇〔按〕明史孫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同歿於陣屍竟不可得同死者有副將孫枝秀叅將黒尚仁材官小將張映奎李棲鳳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八人〇〔按〕孫傳庭我

大清賜諡忠靖。○尤世威。我
大清賜諡忠剛。○十七年春正月。[汉]張獻忠入四川。[汉]時四川巡撫陳士奇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寧殺吾無害帝子獻忠怒遂害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二月李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知府侯君招汾陽縣劉必達俱死之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巡撫蔡懋德死之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標丁王永魁等自刎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妻趙氏妾陳氏參議藺剛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危志泰副將惠光祚都司張[宏]業及妻趙子凝秀指揮韓似雍千戸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按]蔡懋德我
大清賜諡忠恪。○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汉]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按]周遇吉我

大清賜謚忠武○三月。[又]自成至大同。巡撫衛景瑗。自縊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李倬。亦死之。至宣府。[又]巡撫朱之馮縊死。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龍。罵賊死。擊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保定城陷。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按]明史。李自成薄京師。京營副將賀讚。獨率部卒迎擊。中矢死。弟諸生誠。偕妻子投井死。○京師陷。帝

崩於煤山。[又]太監王承恩縊於側。[又]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聞之自經死。○[按]范景文我

大清賜謚文忠。○尚書倪元璐。自縊死。一門殉節者十三人。○[按]倪元璐。我

大清賜謚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走文丞相祠。自經死。○[按]李邦華。我

大清賜謚忠肅。○協理京營兵部左侍郎王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死。縊於民舍而絕。○[按]王家彥。我

大清賜謚忠毅。○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下。子進士章明。亦縊死。兆祥妻。呂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按]

孟兆祥。我
大清賜謚忠靖。孟章明。我
大清賜謚貞孝。○左都御史施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阻我死遂仰藥而死。○[按]施邦曜。我
大清賜謚忠愍。○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乃取生平所閱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經。○[按]凌義渠。我
大清賜謚忠介。○太常少卿吳麟徵城陷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自經死○[按]吳麟徵。我

○右庶子周鳳翔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
大清賜謚忠肅。

縊死。○[按]周鳳翔。我
大清賜謚文忠。○左諭德馬世奇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經妾朱氏李氏並先自縊而死。○[按]馬世奇。我
大清賜謚文肅。○左中允劉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並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按]劉理順。我
大清賜謚文烈。○檢討汪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引刀自刎不殊復投繯而絕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於堂援筆書於壁曰日講官

翰林院檢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按汪偉。我
大清賜諡文毅。○太僕寺丞申佳允。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按申佳允。我
大清賜諡端愍。○給事中吳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晝取疏草焚之。曰。賊寇縱横。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罪彌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按吳甘來。我
大清賜諡莊介。○御史王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俄賊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下跪乞降。章罵賊不顧。賊

攢槊刺死。○按王章。我
大清賜諡節愍。○陳良謨。母老。已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妊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曰。能如是乎。時乃先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按陳良謨。我
大清賜諡恭潔。○陳純德。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城陷。慟哭。作書別父母。遂自經。○福王時諡恭節。○按明史范景文等列傳云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
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
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允。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謚焉。○趙選。巡視中城
彼時陳純德之名。未列上聞。故不得謚。
城陷。罵賊被殺。○[按]趙選之名。亦未上聞。不得謚。○兵部郎中成德。聞帝崩
慟哭。持雞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
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
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縊。繼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
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則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
繯死。闔門死難。○[按]成德。我

大清賜謚介愍。○郎中周之茂。需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害。○[按]周之茂之名。亦
未上聞。
不得謚。○吏部員外郎許直。聞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
爲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賦絕命詩六章。闔戶
自經死。○[按]許直。我
大清賜謚忠愍。○兵部員外郎金鉉。巡視皇城。京師陷。慟哭急趨入朝。見
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
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鋐。並同日死。○[按]金鉉。我

大清賜謚忠潔。員外郎甯承烈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於官廨。中書宋天顯被執自經。光祿寺署丞于騰雲賊至語其妻曰我爲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汙賊夫婦並衣命服自經。兵馬司指揮姚成城陷自經。知州馬象乾居京師賊入率妻及子女五人並縊。又布衣湯文瓊者慟哭自殺書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徒見者皆嘆其忠。凡數十人。勲戚則宣城伯衛時春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惠安伯張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焚死福王時謚忠武。新城侯王國興自焚死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之姪。新樂侯劉文炳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之姪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講明忠義賊攻西直門勢益急尼麓跟蹌告文炳宜自爲計時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盡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投井死弟文耀守外城城



破奔還覓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
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洪然以匿
瀛國太夫人爲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駙馬都尉鞏
永固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
柩旁曰此帝甥不可汚賊手舉劍自刎闔室焚死福王時謚
貞愍○錦衣衛指揮李若珪城陷作絶命詞自縊死○千戶
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
志者當自爲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一二百人又有宮
人費氏者自投眢井中賊鉤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紿曰我

長公主也羣賊不放逼擁見自成自成命中官審視非是以
賞部將羅某費復紿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
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詫
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之大驚令收
葬之○五月〔又〕明福王稱帝於南京○八月〔又〕張獻忠陷成
都蜀王至澍率妃妾自沉於井巡撫都御史龍文光客巡撫
按察御史劉之勃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

二賊攢箭射殺之。復盡出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爲瑞。遂停刑。龍文光卒不屈。賊殺之於濯錦橋。總兵劉佳引自投於浣花溪。死之。〔又〕僉事劉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捽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副使陳其赤投百花潭死。成都同知方堯相死於萬里橋下。賊幽華陽知縣沈雲祚於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副使張繼孟。僉事張孔教。蜀府左長史鄭安民。皆不爲屈。死之。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諡。並予世廕。立廟於雞鳴山陽。額曰旌忠。其列於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武臣七人。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燿。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内臣一人王

承恩。婦女九人。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
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
妻祖氏。附祀文臣七人。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
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武臣十人。成
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
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
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
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衞千戶李國禎。內臣

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命有司
春秋致祭。然顧鋐。彭琯。俞志虞。王之心輩。特為賊拷死。皆濫
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顧未邀贈䘏。他如御
史馮恒登。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郎中李逢申。知縣鄒
逢吉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謚。時南北阻絕。多未能核實也。又
寧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謚。又湖廣殉難巡
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被執。賊繫之後營。文岐陰與同
繫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長沙推官蔡

道憲被執。賊唱以官。嚼齒大罵。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並予贈謚。○〔按明史宦者傳王承恩禱王時謚忠愍我
清賜地六十畝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側〕○十一月。〔又〕張獻忠僭號於成都。前布政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遣諸偽將分屠各府州縣。詭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

光昭四表。趨蹌黼座於青冥。

〔左傳隱公三年〕光昭先君之令德。○〔書堯典〕光被四表。○〔詩齊風猗嗟篇〕巧趨蹌兮。○〔元稹王悅等爲昭武校尉制〕佩觿有趨蹌之美。釋褐忝侍從之榮。○〔周禮司几筵〕王位設黼依。○〔王建宮詞〕內人對御疊花牋。黼座移來玉案邊。○〔楚辭悲同風篇〕據青冥而攄虹兮。

籙陟三清。邑從鑾輿於碧落。

〔隋書經籍志〕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上清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靈寶本元經〕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清。太清。上清。亦稱三天。○〔司馬相如上

林賦。匽從横行出乎四校之外。○班固西都賦。於是乘鑾輿。
備法駕。○度人經。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受元
始度人無量上品。○李白陵陽山登天柱石酬韓侍御見招
隱黄山詩。蕭士贇註。道書老君於東極碧落之天浮黎之國
書空文於青空之林。成紫字之文。復授青童大君靈書紫文
脩行二十四事。○翟楚賢碧落賦。其動也風雨如晦雷電共
作。其靜也體象皎鏡是開碧落。○按道經。碧落。乃諸天之一
名。翟楚賢賦。則以天之碧色爲碧落。後來多
從翟賦之說。

是日也雲迷谷暗鐘鼓伐而聲淒。
方干東山瀑布詩。遥夜看來宜月照。平明失去被雲迷。○黄
庚題吳實齋北山别業詩。樵斧伐雲春谷暗。○漢栢梁臺聯
句。撞鐘伐鼓聲中詩。○關尹子。有悲心則聲淒淒然。
沙走江喧鐃磬敲而音慘。
杜甫復陰詩。江濤簸岸黄沙走。○杜甫立秋雨院中有作。江
喧水氣浮。○新唐書禮樂志。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
器有鐃。鈸。鐘。磬。幢。簫。琵琶。○權德輿傷馴鳥賦。忽啾慘以顛

頳響哀音於簾箔

神威赫奕顯劍佩於雲衢

〔張君房雲笈七籤盧妃歌〕六天懾神威○〔何晏景福殿賦〕赫奕麗鑠○〔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劍佩聲隨玉墀步○〔晉書郤詵阮种華譚袁甫列傳史論〕武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適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奐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

奸魄駭奔碎頭顱於瘴嶺

〔梅堯臣寄滁州歐陽永叔詩〕直辭鬼胆懼微文奸魄悲○〔劉基石鼎詩〕迷離鈌兜駭且奔○〔史記春申君列傳〕頭顱僵仆相望○〔馬戴送從叔赴南海幕詩〕瘴嶺控蠻軍○〔明史馬士英列傳阮大鋮附〕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以罪大不許明年

大兵勦湖賊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擒獲

詔俱斬之事具

國史大鋮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赴江干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爲僧爲我

大兵搜獲大鋮國安先後降尋唐王走順昌我

大兵至搜龍扛得士英大鋮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爲內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大鋮方遊山自觸石死仍戮屍云○陸圻冥報錄阮大鋮以私隙殺雷縯祚於獄

王師渡江大鋮迎降以圖富貴從征入閩過青草嶺忽頫首曰介公饒我遂跌下馬死介公雷縯祚字也

觀者如堵伊誰無警戒之心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書大禹謨

儆戒無虞

拜者若癡彼皆有皈依之志

李商隱中元作中元朝拜上清廻○元稹連昌宮詞歸來如夢復如癡○魏書釋老志故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皈若君子之三畏也○羯磨經歸依佛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歸依法者歸於自他盡處謂斷欲無欲滅諦涅槃歸依僧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

無學功德也。李頎僧房聞梵詩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
地欲皈依。
豈料羣雞立鶴來逃獄之青衿。
晉書嵇紹列傳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又紹始
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
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詩鄭風子衿篇青青子衿
。朱子白鹿洞賦須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
飛鳥依人識出宮之紅袖。
新唐書長孫无忌列傳帝曰又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
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梁簡文帝採蓮賦素腕舉紅
袖長廻巧笑墮明璫
士曰獄槐抱痛命在如絲
周禮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
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江淹獄中上書抱痛圜門含情獄
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杜甫得舍弟消息詩雖在命如絲
女曰宮柳牽心骨幾化石。

杜甫題鄭縣亭子詩天淸宮柳暗長春。○張君房雲笈七籤人神好淸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劉義慶幽明錄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餞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爲立石因名焉

喁喁私語訴別後之參商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史記正義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白居易長恨歌夜半無人私語時○左傳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

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有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語林牛郎織女以參商爲媒亢氏爲妁宜其終歲各天也○杜甫贈衛八處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刺刺長言遇當前之牛女

韓愈送殷員外使回鶻序顧娣子語刺刺不能休。禮記樂記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宗懍荊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按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畧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傅元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焦林大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世謂之雙星。吳均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時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後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張道士則厲聲叱咤正色申明

許愼說文厲嚴也。論語聽其言也厲。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公羊傳桓公二年孔父正色而

立於朝。〔按〕中明。見中庸。

國破家亡試問君親安在。

〔劉義慶世說新語名媛篇〕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慙而退。〔文天祥出獄臨刑詩〕國破家亡事業休。〔白居易朱陳村詩〕上有君親恩

才貪色戀仍諧夫婦何爲

〔秦觀自警詩〕貪聲戀色鎭如癡終被聲色迷阡陌。〔易說卦〕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苦海茫茫放下屠刀而證佛

〔楞嚴經〕引諸沉冥出於苦海。〔木華海賦〕茫茫積流含形內虛。〔統要〕盤山寶積禪師因行市肆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觔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個是不精底師於言下有省。〔傳燈錄〕廣額屠兒在湼槃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愛河滚滚抛開蟬殼而登仙。

〔梁簡文帝宋姬寺慧念法師墓銘〕善渡愛河能褰慾網。〔杜甫秋興詩〕不盡長江滚滚來。〔淮南鴻烈解精神訓〕若此人者抱素守真蟬蛻蛇解遊於太清。〔格物志〕蟬者蛣蜣所轉丸久而化成其殼脫。〔楚辭遠遊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

香君則嬰短命之花碎宮紈於落地

〔六朝叢話載閨秀句〕驟雨倏催花命短狂飈慣斷柳魂輕。〔戰國策齊策〕後宮襍羅紈曳綺穀。〔劉長卿別嚴士元詩〕閒花落地聽無聲

侯生則登回頭之岸悟世網於俄時

〔涅槃經〕菩薩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多到彼岸。〔僧觀肇維摩詰經註〕彼岸涅槃岸也彼涅槃豈崖岸之有以我異於彼者借謂之耳。〔錦繡萬花谷〕梵經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設喻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嵇康養

生論奉法循理不掛世網○

從茲石榻翻經花香繞磬○

劉向列仙傳修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戴叔倫贈翠巖奉上人詩挂衲雲林淨翻經石榻涼○宋无答無住和太初韻見寄詩片雲依石潤孤磬出花清○

筠籠採藥嵐氣侵衣○

范成大晚春田園雜興詩杖頭高挂小筠籠○賈島尋隱者

不遇詩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杜甫暝詩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許棠旅中送人歸九華詩根嵐曉潤衣

洵足奇焉故可傳也○

悲夫卦爻當剝萬物乖張○

易繫辭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新唐書歷志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程子周易著傳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不利有攸往○梁武帝孝思賦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相乖張○

刦火成灰𡙡倫緯繣。

〔釋道宣高僧傳〕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城梵人後竺法蘭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刦火洞燒此刦灰也。〔楚辭離騷經〕忽緯繣其難遷〔註〕緯繣乖戾也

綱常正氣泯滅於臺閣簪纓。

〔班固白虎通德論〕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又〕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元史許衡列傳〕衡嘗語人曰綱

常不可一日而忘於天下。〔楚辭遠遊篇〕內惟省以端操求正氣之所由。〔文天祥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鍾會檄蜀文〕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後漢書仲長統列傳〕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張說邕湖山寺詩〕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俠義高風培養於漁樵脂粉。

〔宋史曹偕列傳〕少讀書知義以節俠自喜。〔史記日者列傳〕褚少孫補能以技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劉因

示孫諸詩]勾萌盛培養雲霄看巖巖。[王維桃源行]薄暮漁樵乘水入。[淮南鴻烈解脩務訓]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

不分褒貶誰復知筆墨森嚴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晉書溫嶠列傳]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勳義感於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歐陽修答蘇子美離京見寄詩]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新唐書文藝列傳]大歷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

暑別旌懲世還有心肝戒慎

[南史劉穆之列傳]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前漢書儒林列傳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南史陳後主本紀]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元圓爲

鄭相請朝覲表。綴途戒慎。終日憂勤、
亂曰。君原聖裔。藉此寓德言文政之科。
眞德秀題孔從龍洙泗言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見論語先進第十一。○前漢書鄭康成列傳。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僕本侯家。能不動隆替升沉之感、
晉書食貨志。戚里侯家。自相馳騖。○晉書王羲之列傳。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李白送友人入蜀詩。升沉

應巳定。不必問君平。○按鏡菴稱侯家。遍考明史。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皆定遠人。恭順侯吳允誠。蒙古人。清平侯吳成。遼陽人。均非北平籍。他若安陸侯吳復。西和伯吳守義。北平伯吳中。安平伯吳安。皆無傳可考。其未膺封爵者。又皆南省人。未知語何所指。俟考。

桃花扇傳奇後序詳註卷四終、

